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九	五
一三九	九	五
五八五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〇六三	九	五
一三九	九	五
三九	冊	架

總經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冊數	585(181)
函號	369 108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黃宣獻公著

# 尚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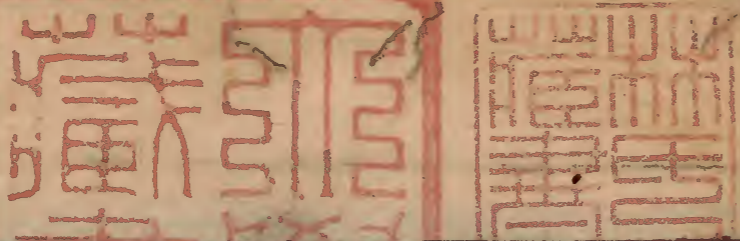
通志堂藏板

新昌黃氏尚書說序

錢章文庫

宋新昌黃宣獻公經學博通著詩說三十卷周禮說  
 五卷其易傳未成而歿今惟尚書說七卷僅存吳興  
 陳氏謂公晚年制閩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則晨  
 夜叩書聲為友朋道之蓋其窮經老而不倦若是夫  
 說書亦難矣九峰之傳程直方辨之余芑舒疑之表  
 仁碩之明太祖集諸儒更定之公之說諸儒未有議  
 之者由其義之純而辭之約也惟於書終秦誓公以  
 為夫子知其終必得志于天下推其效自穆公垂創  
 之為可繼故錄其書使與費誓自為後先竊以為不  
 然周公魯公皆周卿士周公之誥錄于書魯公之誓

通志堂



亦錄于書無以異也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秦誓無以異也而謂夫子序書以秦承周以般誓繼典謨命其旨則微毋乃近于識緯之說不若九峰比於詩之錄魯頌商頌猶未害于義也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尚書說卷第一

禮部尚書兼龍圖閣學士新昌黃度著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作堯典

堯典虞書虞書首堯典見授受之所由也堯名姓伊祈帝高辛子初封唐侯今太原故晉陽縣也為天子都平陽今晉州臨汾縣也聰明天德也夫子序堯舜之德以聰明為首人主非是則何以照臨四海堯有聰明文思四德而有輝光發越宅即嶠夷南交西朔方四隩既宅皆其光明之所覆被也遜遁也微子吾家堯遜于荒春秋夫人遜于齊皆遁也天子之位遁而去之何也堯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洪水未治地未平則天不能成也堯老矣故欲自遁使有大德者居是位於是舉舜使攝遂讓之讓權也權非聖人莫能行行權而協於正則可為萬世常法其書為典夫子表堯典之所為作者如此所謂撮其宏綱舉其機要也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順稽考勳功欽敬允信克能格至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安有無所本始而作之者故典謨皆稱

若稽古放古倣字放勳謂倣古而有其功也舉堯之德其可見如此而後世或以為堯之號其曰名者非也敬緝熙盡心之學緝熙光明文章煥發心思深遠而未嘗不出於安行也安安從容中道盛德之形容也敬天尊賢本於中心故恭為允恭舉舜敷治為天下得人故讓為克讓由是光明周徧四表至於天地地平天成也大抵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平均章明協合黎衆於歎辭時是雍和克

明俊德尊賢也記曰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以親九族齊家也平章百姓治國也百姓甸內天子所自治民也皆能昭明其德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協和萬邦平天下也建萬國親諸侯合和之無彼疆此界而衆民皆化於是大乃和此大學本末先後之論也凡今典籍之言道德者皆本此故推以為道原

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

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

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

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古曰重黎若順曆推筭象占候黃帝迎日推策

譽曆日月而迎送之是則曆法其來久矣至堯始大備史記曰數法日月星辰曆雖定數象為不定之法也而必本於敬順析因夷隩仁民之政孳希毨氄愛物之正無非順天者羲和居中曆象授時仲叔分職於外春夏秋冬各主一方是為四子蓋羲和之屬也申重也分命其事也申命因而重之也東南屬義主生西北屬和主成是為分命南因於東北因於西故叔皆因命有仲有叔則曆象敬授為伯伯長也羲和封國不可攷今絳州稷山縣猶有羲和墓焉授時之政萬國承之民功舉矣嵎夷南交朔方皆古地名嵎夷今登州諸夷依山而居者交孔氏曰夏與春交非也秋亦與夏交先儒嘗難此義或曰南夷足趾交名交趾故稱南交案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曰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其曰交趾者後世增益之也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始也北限沙漠茫茫悠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為大界而亦有獨稱方者詩往城于方是也南陽位而一陰

生於午在易為姤初六其曰交者陰交陽也往來推遷盛衰之變也北陰位而一陽生於子在易為復初九其曰朔者陽始生也終則有始其道無窮也嵎夷地也南西位也方大界也交與朔著陰陽消長之義焉疆表所至皆為王土民各奠居命令聽於一人二帝三王所以垂中國之統也孔氏曰日出於谷天下明故曰暘谷日入於谷天下冥故曰昧谷都聚也幽陰所聚故曰幽都或曰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在北荒樂史寰宇記幽州有幽都山皆為附會暘昧幽皆有名義南獨無之何也日朝出為暘夕入為昧晝中則明盛矣是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雖然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存消息盈虛之象故南闕其名義而北稱幽都以備晝夜昧猶有見幽無所覩寅敬賓導餞送日導而出之送而納之晝作夜息日成月要歲會由是生焉必賡必餞短長之差分至啓閉之所由正也秩序在察平秩平而序之平在平而察之驗於既往脩之將來故其事益有序詩曰以興嗣歲是也訛化南訛敬致遂其化育無所不盡也而必本於敬夏主豐大化育不遂則無以致一歲之功矣易更代也鳥以體言火以次言虛昂以星言孔氏曰互相備是也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曆象之法備於此矣殷亦正也春少陽秋少陰非陰陽正位故稱殷大夏大冬正位南北故稱正析分夷平隩室平言禾稼之入均也孳生尾交毳毛更生整理毳毳夏希革冬毳毛天地生物之仁也秋曰宵中冬復曰日中崇陽抑陰裁成輔相董仲舒嘗推明之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今又差矣天地之運為難齊也唐僧一行乾策復還之論委之定算猶當是臆度暨及也四子分職於是以前帝命總申勅之事當聯合也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為堯曆也秦頌頊曆置閏在歲後堯曆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遂為後世法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為曆法大要故特舉而申勅

之而其所以為此者將以信理百工使庶績皆廣而已熙廣也六府三事未能盡脩則庶績為未廣始命其長曰敬授人時終勅其屬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堯

治曆本意可見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

吁嚚訟可乎 疇誰庸用疇咨無所主名博詢之也若時登庸承上允釐熙績之文言有能順是允釐熙績者將登用之也或曰庸功也

登進之使圖其功也允釐熙績此人主之職也堯蓋有讓意矣放齊測知堯意故舉丹朱蓋以為傳子尚矣自有記載太昊氏而來有天下者皆傳世胤嗣也孔氏曰國非吁疑怪之辭啓開放齊以丹朱為開明而堯以為嚚訟放齊稱其材堯稱其德也言不忠信恃辨好爭豈君德哉 帝曰疇咨若

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

恭滔天 采事也工官所掌邦事也水土之政屬工官有能允釐熙績則水清土平在其中矣登庸未有其人遂獨出事典以求之左氏驩兜為渾敦帝鴻氏子共工為窮奇少昊氏子鳩聚僝見也驩兜舉共工固以其居是官也居是官而行其職方聚見其功堯以共工靜言用違象似恭敬而矯誕充其

至可使漫天象恭生於其心也矯誕見於其行事也僝鳩之功必多詆妄然則共工為當黜矣驩兜始黨惡敷靜古訓謀 帝曰咨四岳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

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

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孔氏曰義和四子分

掌四岳諸侯故稱四岳四子分掌諸侯則是即以四子為四岳則不然周官內有伯揆四岳四岳只一人居中總四子所掌諸侯四岳與義和合職命官詳略古今之變也四岳之後申甫齊許姜姓治水專咨四岳以其典主四方能知其人也眾舉故稱兪曰兪皆也登庸若采皆非其人故直以水患使舉賢而治之  
絲崇伯史記絲帝顓頊子漢書顓頊五代而生鯀據左氏禱杙為鯀崇國在今永興鄆縣四岳眾舉鯀才高也於歎之見其為可表異也  
咈戾方命方執不順理也天命之性物理具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性命同也  
圯毀族類也箕子曰絲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水失其性而五行皆亂彝倫由是而斃是之謂毀其類堯見微知著眾人固不識也夫有材而不知道逆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昇已鯀世稱其材故四岳欲堯姑自沮止而試之共工靜言庸違驩兜猶保任之而得不廢鯀方命圯族四岳兪舉而遂試之聖人不敢以獨智高天下也丹朱嚚訟共工象恭鯀方命聖人觀人之法詳其心而略其事非有聰明天德不能如是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

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

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

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帝曰欽哉

共工不修其官鯀特命無功於是舉舜是則昏墊巢穴禽獸食人堯之憂誠不能已也四岳能用天命故欲讓之以位異卑降

伏藏也堯在位久高而能降顯而知晦故欲以位異四岳易豕豕曰以木巽火出而木泯也明明其明者也舉朱舉共工舉鯀皆其明者而既無其人故使之揚側陋必又曰明明者猶冀其有人也師眾錫予師錫公舉也謂之錫尊賢也虞今解州安邑縣舜黃帝子昌意七世孫昌意帝顓頊父也按左氏因生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舜生於媯水故賜姓媯封虞故氏虞四岳舉舜已稱虞不知何也豈以其居於虞故以各繫地歟不然則自窮蟬敬康以來有胙土命氏者矣無妻曰鰥言此者有二義一見告不得娶二見未有以觀厥刑也孝友已著此獨未有覩焉兪然也或吁或兪予奪素定聰明之德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傲慢諧和烝進又治和之以孝而進進治理不至姦惡女妻刑法釐理降下也貴賤之勢可以言降也釐降則婦從夫理之不可易者也後世直改為下嫁孟子舜尚見帝尚猶上也雖貴而上之夫婦後先之義也後世訓其義為配皆失理孟子帝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嬪婦也易二女同居為睽二女能執婦道于頑嚚傲慢之間堯於是舜為果可敬也孔氏曰言能脩己以敬詩首關雖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治天下必有其本也故堯以此首試舜媯水名水北曰汭酈道元注水經媯汭水出蒲坂縣南流曰媯北流曰汭異源合流西入河其說與古不同蒲坂今河中府河東縣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舜自虞即帝位都安邑或曰蒲坂或曰平陽自釐降至納至納麓皆試也必試而後讓司馬子長嘗發明其義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

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弗迷

華光之輝彩也以聖繼聖是謂重華協合也與堯合德也史稱舜之德其凡如此濬深塞實玄幽是側微升聞于上徽典司徒百揆冢宰賓門

四岳諸侯長也皆位也五典五常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也慎厥身修而致美焉使各由其理分是謂克從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也孟子曰瞽瞍底豫

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穆穆美也言四方諸侯來朝覲者以賓禮接于四門而皆穆穆有美德也麓孔氏改為錄言大錄萬機之政陰陽

和風雨時是蓋三公燮調之職也改麓為錄固未可據論語迅雷風烈必變越

裳氏曰天無烈風暴雨此言風烈非和風矣何以言燮調烈風雷雨則必陵震

可畏懼而能不迷故為異耳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

亦尚書家所傳未可廢也納麓在諸難之後蓋其最難者禹治水隨山刊木益

焚山澤禽獸逃匿驅龍蛇放之菹神姦物怪固當有之禹益有不能為者堯納

舜於是而其患息此事本無足怪今釋老氏宮室或言本蛟龍之居馴服道德

委之而去人不以為怪也十三州志曰麓林之大者也其後秦置鉅麓郡堯將

禪舜合諸侯羣臣百姓納之大麓風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此出緯書雖難

盡據而與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

史記相符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子之事孔氏曰舜讓堯不聽使攝位恐不然堯在舜固當攝耳攝則猶在臣位

也舜讓禹率百官若帝之初經文可見蓋權制也此義不明故其乖忤甚者則

有成丘蒙之論受終於文祖堯不得專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亦不敢輒受也堯於是為政故曰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器也璿美玉敬之斯寶之矣日月五星之行度璣衡可以察之而可以齊之洪

範五紀歲月星辰曆數堯傳舜舜傳禹皆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故聖人在

上日不食星不孛占候雖有器齊平必以德也此治曆本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

川徧于羣神

肆逐也遂使主祭也以事祭天謂之類告攝位也宗尊也六

於屋簷本有傳恐其說或有所自也諸家皆後出臆斷與不得已寧從孔氏鄭

康成曰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據周禮實柴祀日月星辰禋燎祀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也是皆天神故稱宗月令祈年于天宗是也然去日月恐

不可或曰日月二星三辰四司中司命五風師雨師六此恐當是

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后君也羣后諸侯周初諸侯猶稱后四岳

統羣牧斂公侯伯子男之圭辟岳牧各統率之既盡乃有繼之辭正月上日受  
終盡其月乃日日見岳牧與羣后而班瑞焉班瑞即黃帝合符釜山也自後朝  
見觀禮之

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  
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

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  
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

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孔氏曰律法制非也  
度量衡皆生於律與

曆通後世曆猶有傳律無傳矣故曆亦難精律曆本一學同律為考樂也東岳  
岱即泰山在今襲慶府乾封縣南岳衡山在潭州湘潭縣西岳華山在華州華  
陰縣北岳恒山在定州曲陽縣王文中子曰舜巡守一歲徧歷四岳儀衛簡而  
徵求寡也至周改為十二載事稍繁矣然成王作洛宣王會諸侯于東都亦未  
見一歲徧巡也敷奏明試大行人春朝圖事秋覲比功夏宗陳謨冬遇協慮本  
此史記黃帝東至海西至空同南至江是為巡守事如舜巡守正為觀省諸侯  
職業將行黜陟五載一巡三考再巡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  
則功罪皆見巡守制度至此始詳

川舜十二州冀并幽青營交豫徐荆揚雍梁肇始也黃帝置左右陪堯四宅舜  
始置十二州州置牧封山言有厲禁也濬川使通流曲防遏澤皆在所禁禹  
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各迪有功於是告成功矣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

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象者像也像其事也  
典常也刑有輕重像

其事而用之是謂常刑宥寬也舜作五流之法以寬肉刑肉刑聖人之所甚不  
忍也故寬之其所不忍而不廢禁暴詰姦為不可已也而謂之常刑肉刑之行  
於世久矣不得已而存之而使其民遷善遠罪則有其道焉禹益皋陶陳謨為  
可求也鞭朴之施猶非得已漢孝文帝能知堯舜之用心也雖公用為不足而  
猶能使黎民醇厚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公卿恥言人過失少近古矣漢魏諸儒  
諛狹之見安能識此鞭周官條狼氏鞭五百鞭三百官刑也朴比長小胥觥撻  
教刑也金職金受士罰金贖刑也眚災司徒荒政緩刑也天患民病不幸而陷  
於辜則緩而赦之肆緩也春秋肆大青怙終三謗三罰教之不悛者也賊害也  
司寇所謂害人者也舜刑典歷三代至于今雖因革不同而大意常在流宥鞭  
朴金贖多為之制可謂盡其心矣方且儆戒欽恤形于辭旨惓惓焉刑典既修  
乃正四罪共工偽驩兜黨且狠苗頑鯀戾其事皆由治水治水績効未著則共  
工自以為有鳩僝之功驩兜自以為有舉賢之功苗自以為有能治其國之功

通志堂



繇自以為有墮塞之功其罪不可得而正也土平水清吾事已定則其所謂象  
 恭比周頑弗即工汨陳五行凡作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始  
 可見故正其罪以謝天下而天下服彼四人者亦奚辭焉此用刑之法也何以  
 知水土已平而後行四罪之誅也曰其事載於封山濬川之後而又敷奏明試  
 先賞功而後罰罪先進賢而後黜不肖聖人行事皆有次第也然則自受終至  
 此皆為治水他事則其相因者也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皆行其流宥  
 之法而輕重有權流有舍法大司寇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三年不齒今法編配  
 放還也是也放屏廢今法永不放還是也竄投之荒遠今法配遠惡是也殛罰作  
 多方曰我乃其大罰殛之今法重役居作是也驩兜之罪如輕文不應重於共  
 工而禹曰何憂乎驩兜左氏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則其強悍暴橫敢為患害為  
 可憂矣獨力保任共工亦可見三苗恃險不稟政教欲自用其國其罪為叛故  
 竄於荒遠以見其自絕於中國也絲大興民力壅塞水道九載績用弗成故罰  
 作以苦之驩兜舉共工抵罪四岳舉絲而不坐四岳賢舉絲非私天下以絲為  
 材四岳達天下之情使堯試之也此定罪重輕之權也三苗姜姓國左洞庭右  
 彭蠡洞庭湖在今岳州巴陵縣彭蠡鄱陽湖在南康軍都昌縣苗境東西橫亘  
 千餘里為山澤林藪富饒之國幽州史記作幽陵崇山在澧州澧陽縣或曰今  
 驩州恐非三危山名在沙州  
 燉煌縣羽山在海州朐山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  
 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臣為君服三年始於此未嘗不本於人  
心也孔氏曰四夷絕音則華夏可知言  
 盛德恩化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氏曰舜服堯喪畢將即政故  
復至文祖廟告有終斯有始也  
 後世踰年即位免喪即政皆  
 用明年正旦其事始見於此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耳目之官也舉賢命官其四為可見闢四門受四方諸侯行其職掌  
 必闢四門而後明目達聰自國中以及四海皆無壅塞也古語君門萬里 咨

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蠻夷率服咨亦問也天下萬事不問何由知之中庸曰舜好問皇皇者  
華君遣使臣咨事咨難咨義咨親柔遠擾馴之也能邇教治  
 之也惇德允元親君子也難任人遠小人也洪水既平治安之策不過此數語  
 天下無事起禍生亂必自小人詢岳君體咨牧治要牧統理諸侯故訓告之如  
 是頌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

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

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奮起庸功治道當有緝熙之功

常懼其類墮委廢不能自起也有能奮庸則堯事可廣矣堯若時登庸舜有能奮庸一意是為君相之職於是謀百揆之官前此舜蓋以百揆攝行天子之事舜既即位乃復置此官亮明采事惠順疇類一事失紀必拂其類理勢常相連屬也故其官名百揆伯長禹鯨子賜姓姒國於夏今潁昌陽翟縣也河州大夏縣禹所出故以氏其國九官惟禹與夷二人以伯繫名三公也史記黃帝置左右大監監萬國此即後世二伯也公羊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居於內是則本三公也故謂之王官之長又謂之諸侯長共工司空皆事官共工未黜故使禹以司空治水稷播種契敷教皋陶明刑皆有功禹功最高故卒令為百揆其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蓋言水土已平而後熙帝之載為可勉也稷契皆魯子稷賜姓姬國於邠今永興武功縣契賜姓子國於商今商州商洛縣皋陶左氏為廷堅顓頊子其後賜姓姬封於六蓼六壽春六安縣蓼霍丘縣史記曰封英六或在許春秋有英氏廬州廬江縣許潁昌府也品程式也厚薄輕重各有成式夷子二本不用其品矣遜順不順故不親本末舛也敷教在寬優而柔之使自得之也猾亂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中國五教所加七政所施不應有此惟蠻夷猾夏為當懲也中國而為寇賊姦宄則夷刑也不待教令而誅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言罪各有狀使服其刑司刺上服下服是也五刑以輕重為三等曰三就就猶成也成其罪也大辟重宮刺次之劓墨又次之刑有五流而宥之亦有五若今所謂加役牢城不刺面之等當時宜有其名也而亦以所居遠近為三等曰三居約略調人不同國千里之外海外是也然四凶皆居王略則唐虞之世無逾海之法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

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禹自司空為百揆於是復置

司空官故使垂掌百工還其舊名與三公舉三公為工官蓋使兼之禹百揆伯夷秩宗皆兼官三代三公多兼官命官選材三公尚德

帝曰疇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名山大澤不以封皆屬天子故名之曰朕虞其屬諸侯者皆特賜也謂之錫益後亦為伯史記作伯翳一曰即隤數賜姓嬴其後封秦益本佐禹治水奏庶鮮食山澤之政與水土通汗池園囿皆虞官之職漁獵芟伐當有政令仁民愛物事固有序也左氏八愷有伯虎仲熊豈即朱虎熊羆與

帝曰咨四岳有

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通志堂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典禮在工虞之後文武小雅終魚麗而其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事序如此百揆三禮皆咨四岳其事重也

不獨選求於朝廷之上恐四方猶有其人焉伯夷孔氏曰姜姓舜命之不名與禹異史亦承之夷有師父兄之義也夙早寅敬也言早夜者平旦夜氣之常存也坤六二曰直方大仰不愧乎天俯不忤乎人故能塞乎天地之間曲則餒矣惟清故直清天德也平旦夜氣之所以能常存者惟其敬也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言晝夜一也通則常知晝擾夜昏何知焉志直氣清晝夜常知悠久純一與天同德故能交於鬼神然則秩宗之選誠難其人矣禮之用博矣命職獨使典祭何也禮必本於敬敬莫嚴於祭也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為則不直中則敬也故十二教一曰以祀教敬則民不苟往欽哉使往敬其事也胄子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胄肩也胄子世業教之為詳天子之子弟亦學焉直溫寬栗剛不虐簡不傲和也所謂樂德也禮教中樂教和必有其德故在心為志者皆德音發言為詩者皆德音樂本於詩而後有聲有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皆德音也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是也神人以和通幽明之故也夔於是歎而言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拊亦擊也百獸洪纖之異名與磬統眾樂商頌曰依我磬聲人莫不擊磬也惟夔擊之而百獸率舞發於其心應於其手至和之所感召者與人不同也夔自獻其能如此者以見作樂必能如舜之命也苟無其德雖夔之妙於聲亦無所施師曠

語晉平公可攷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龍與夔聯職其事通乎樂也聖疾殄絕絕行異行異行不同倫為當絕也為我之義兼愛之仁鄉原之善斯可已皆是也孔子論四代禮樂終之曰放鄭聲遠佞人佞人鄭聲同發平其心之邪也言為心聲佞言僻行聲隨而變桑間濮上鄭衛之音皆由此作此舜之所疾而孔子之所遠也古樂中正故難聽鄭聲淫哇故易溺鄭衛作而天下靡然從之不徒禁其聲必先遏其行是之謂有本孔氏曰納言喉舌之官此據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在周為內史之職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掌書王命而出之可以為喉舌之官而非樂也與龍所掌不同舜惡庶頑讒說而使工納言時颺之則納言者工也工在周為大師納言時颺類若陳詩之事變風變雅之作讒說殄行之莫能正也屠蒯飲師曠酒曰汝司聰是則舜納言司聰也司聰掌出納帝命而通于樂至周其職遂分有出有納何獨以納名官出口德納耳德出容可謹而納每易惑故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荀卿子曰入乎耳著乎心出納何以皆稱朕命出納相因也內史受納訪訪而納之猶王命也此與太僕出入王命不同太僕出入已成之命此有咨訪則猶有議論也謂之喉舌之官取往來通塞之義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有若否而必明其所以然者是則容有議論矣夙夜出納惟允宣布流通不使其少有壅滯也言與行相應一或不然何能以能行故惟允此司聰者所當察也工之親近人主其所關繫豈輕哉

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岳牧九官職掌遂為萬世常法雖古今更

易不同而其大經不出此二十二入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新命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稷契皋陶不與恐不然四岳一人耳堯欲巽位於四岳則一人

何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庶績咸熙

終堯曆象之言也熙廣也庶績皆廣三苗獨否於是分北之此當在禹徂征之後舜攝嘗流三苗仍頑弗率至於用武及其既格則別其善惡使不得相從叛

上法當死分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北猶宥之也陟方孔氏曰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此據禮記也案孟子舜卒於鳴條鳴條在安邑則故舜都也舜禪與堯有不同者舜世禹雖攝大政令猶

自舜出故舜親巡守陟四方高山祭天觀諸侯謂之陟方頌曰陟其高山後世緣此謂之登封謂之升中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

餒汨作九共橐餒皆書名凡十一篇皆亡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

矢陳申重也反復之也書各謨序稱功何也禹之謨實紀功也其先臯陶何也臯陶之謨推明君德本末該貫禹功雖高其行事要不出於臯陶之所陳

述也是故臯陶非無功而稱其謨禹非無謨而稱其功聖人之言初無異者治水明刑各見諸行事而地平天成禹之功為獨高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乃言底可績臯陶之謨必可行也禹曰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師汝昌言禹之功必可言也舜所以反復之使互相發明也是故二典為萬世之常道聖人大

寶不可以淺德居也三謨為萬世之格言禹之功臯陶之謨皆行其君師之職也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

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

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

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禹功高遂受舜禪故史稱大禹以別於諸臣禹亦考古而行之命者令也敷布也文德命令布于四海禹貢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也鴻水方割堯獨憂之禹

治水有功文德命令由是布于四海是謂敬承于帝史表禹之功如此然則禹謨之所以為謨實紀功也雖然未嘗無其言焉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

乃乂黎民敏德禹之言也禹所以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皆本乎斯言也為君難為臣不易君臣克艱故其政治而黎民敏德黎齊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敏

疾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此所以為堯舜之民舜承禹之言而申之以為信乎其如此博詢廣問故嘉言無所伏俊乂在官故野無遺賢周人鄉自五家為比野

自二十五家為里比長里正爵皆下士野無遺賢非虛言也豈獨天子之國哉四方萬國莫不皆然故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試鯨可見鯨寡孤獨天民之無告者也不虐不廢匹夫匹婦無不與被其澤者惟堯能之堯蓋知為君之難矣孔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夫豈易事哉益承舜之言而推美堯德以為堯之所以能如此者由其有大德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廣運也大而化之之聖也聖神武文不可執一端而求聖而不可知之神也堯有大德天眷命之詩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天之擇君也精矣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天禹曰惠迪吉從下一統中國一人也天下大物也非有大德奚能居之

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做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

禹又陳逆順吉凶之理而益承之吁嗟而致戒焉吁嗟之者去其逆也皆逆者也去邪弗果庸闇不論中主以上未免有之疑謀而欲成之徼倖行險

得失猜忌此心何由而熙廣哉大抵明照聰達奚有疑謀謀之而疑必有逆於理者故其事難成雖強而成亦難保也疑而舍之其心泰矣百志言此心無適而不然也雖然共工鯀堯知其邪而容之堯堯知其不可而聽為之堯天德也豈得而窺測哉勿疑勿戒人之不善學堯者也人各有分量必當自知蕭蕭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蠻夷之所以悅服也怠荒一作蕭牆不戒况疆場之外乎禹承益言則又歎美之歎美之者效其順也德懋政修六府三事允治戒董勸各以其道皆其順者也禹使舜念其事六府三事必欲其勿壞則凡益之言皆當念也德惟善政而後有及物之功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無其政也政在養民而已六府三事皆養民也正德仁義禮樂外此邪矣利用共工邦事厚生稷播種虞山澤皆是也正德先於利用厚生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修故不壞和故不爭苟不正德不奪不廢休選賢與能威撻罰不齒以九功之敘作詩章使人歌咏之以此勸天下仁聲之入人深也聖人由是作樂焉舜承禹言而推其功於禹勿壞之訓誠不敢忽也是則大禹謨一君臣克艱為承堯也二逆順吉凶戒舜保其功於無窮也舜反復之益推明其間於是而禪禹焉故曰禹謨紀功也

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

益怠荒禹勿壞其戒切矣舜方耄期倦勤而禹能不怠於是禪禹文言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堯舜之德也邁猶過也禹以為臯陶種德過人而降於民民實懷之帝所當念也雖有其德不能推以及物為不降念茲在茲無一念不在是也釋舍也舍之為不復念也然本未嘗忘之是則無時而不在是也名言名之必可言也司勳勳功庸勞力多其名也其事皆可指述則言也既不可名又不可言則誣也名言此必在此矣而又懼其言之出不本於誠也則又使信出之必信出之者至誠樂與也詩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人主念功之道也臯陶之降德無一日而能已也臯陶無一日能已舜為可已乎是故舜能念臯陶之功如此則其自進德為可知矣

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

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

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

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期猶要也明刑弼教要其君子治刑不得已而用之而必要之于無刑協中則無過差不協雖善猶過差也況凶德正必麗於法矣此臯陶之功舜所能念也罔愆躬率以正也簡寬君德也煩苛急感豈所以君天下哉罪不相及賞延宥過刑故功罪疑輕重皆為天下後世法孔氏曰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矜惻怛如此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民皆自愛不犯有司此非苟為歸美之言也人主無好生之心有司得寬平之名此豈可行漢文帝本仁厚張釋之輔其不及耳如使事武帝豈得行其志乎君視民如禽獸而獵之民有狠心扞格滋甚秦法煩密刑人如恐不勝由是天下羣起為盜漢初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人知自愛重犯法至文景幾致刑措其事一一可驗然則臯陶之推功於舜本之於君德誠非苟為歸美也故舜亦遂任之於己以為予固欲之然能使予從欲以治風動四方則由臯陶推明之是則臯陶之美也稷契臯陶同功一體禹命宅百揆讓稷契臯陶命禪獨讓臯陶不及稷契何也臯陶彰明君德其功大不當在諸臣之下也試使治水粒食彞教各共其事而民不丕應忿疾傲虐之遂作失德刑之序廢君師寵綏之職則雖一夫向隅而泣猶為君道不盡是故玉功曰勳事功曰勞臯陶輔導君德功當為冠禹治水猶為事功獨以懷襄患大功遂獨出耳稷契之功皆因於禹固不能先臯陶也故夫子序三謨獨以臯陶配禹而猶加諸禹之上史記禹為天下舉臯陶薦之且授政臯陶卒始薦益

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

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

降水微予天降洪水以儆人君使知懼也舜承堯安敢不任之於己天下大災患非人主以其身任之將誰使屬哉書傳皆曰堯有九年之水

堯以前蓋無此也自開闢而來水未順道則地為未平於是天將平之堯舜禹益稷數聖人俱生於斯時而堯舜為能承天意任其事於己故堯舉舜舜使禹治之舜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苟失此幾不知何時可平哉九年浩蕩滔天之勢天意為可知也禹治水十三載四海賦功自非懷襄大蓄民心同厭苦之則亦安敢興此大役乎由是觀之聖賢不作天命流行幾之不察而失之有不可勝言者矣降孟子作洛共工鯀皆嘗治水障塞亦或言功而非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聲為律身為度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是為曆數在躬孔氏曰言天道在其身是也元首也衆建諸侯而天子加焉故稱元后人心應緣接物與民同患

者也易流故危典禮興行人紀攸立故曰人心道心冥漠虛寂不可名象者也無迹故微卓乎獨立道體斯在故曰道心道心體也人心用也而危則害道不用則偏體孤德墮於荒茫不可以同乎人精純一曰熟一致一大雅曰無然歆羨無然畔援歆羨畔援皆二也武王牧野無貳爾心孟子不動心有道皆致一之學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本末未嘗動也故曰允執其中舜執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機熟而力全也不墮於無不沒於有然則有無皆迹也故謂之兩端無所稽驗其言勿聽未嘗咨詢其謀勿庸禹聞善言則拜虛受可知也舜猶懼其有聽受之失故戒之舜樂取諸人以為善其用此精矣君民分殊而勢敵自古聖賢常為匹敵之言君為可愛則義之盡民為可畏則仁之至後世法家者流嚴而少恩蓋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正君臣上下之分於是威劫而勢壓之不得意則殺戮殄滅使不敢喘民始疾視其上下愈隔絕不可合眾非元后何戴天下豈容有兩統哉后非衆罔與守邦無民豈能獨立乎可願即孟子所欲不欲不可欲隱之於心無不自知者所欲為善不可欲為惡善當積惡當消性之所固有也天之置君專以為民而使困窮無告豈能獨豐天祿長絕矣終絕也大雅曰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君子於言無所苟也雖至於興戎大事必自其口出豈敢不慎孔氏曰慮而宣之成於一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益稷諸臣不獨有功而皆有君德故禹欲枚卜之伯夷柳

下惠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皆為有君德也舜志先定詢謀又同宜有以當鬼神之心矣然而隱幽不可見也故托之於龜筮而無不協從者古人不苟卜也已卜而又卜則為習習因仍也卜不習則吉習則為瀆瀆則不告為凶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率百官若帝之初孔氏曰神宗文祖之宗廟非也舜祖顓頊而宗堯蓋堯廟也率百官攝行天子之事也舜攝曰受終堯雖在位不復為政也禹攝曰受命命使攝也大政令猶自舜出征苗可見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

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

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

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舜攝巡守禹攝苗皆

新其事也事亦漸變矣不稟政令為不率苗依水為國其君已伏罪而其民猶有保山澤逆命者三旬須暇之由不伏故至於既格遂分北之

益贊

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

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

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曰怨慕也誠和理順也故

至和能感神昌盛其言盛大也堯舜之盛德而用武誠為不得已反己而求雖非不足而亦不見其有餘皐陶得刑之敘益謙滿損益之戒是或一道也此責

難之義故禹拜之而大禹謨終焉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即首陽山也或曰在濮州雷澤縣或以為在濟陰今興仁府也

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舞于羽于兩階偃武修文也兩階朝位禹復命帝益修文而苗格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

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

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言也禹雖稱謨實以功見故史先述其功而後載其言皐陶不以

功見而專以謨稱故使直著其言焉夫能信蹈其德故其為君陳謨而明弼丞

之而諧固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也禹既然其言而欲盡發其義乃致問焉

皐陶於是稱美而詳之慎厥身修其理身長在所思也不思則不得矣詩曰思無疆思無期思永也徒思不學則殆慎厥身修學也學則知識開明而能鈎深



致遠矣博敘九族自身而推之家也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自家而推之國自國而推之天下也勵勉翼敬萬里昭明一勉以敬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矣臯陶守約用博言近指遠條理一貫本末兼舉自後聖賢之言德行皆祖述之其言盛大矣當其初脫臯陶之口誠可敬異故禹拜而受之雖然臯陶固亦有所受也故史稱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

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子修身本也知人要也安民體也臯陶刑官推明君德刑期無刑其事必當有本也知人安民亦本於修身而已詩曰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此知人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此安民之本身修矣而民不被其澤者不知其體要也故臯陶次第指陳之禹以其言益盛大故嗟歎之而以為

知人安民雖堯猶難之哲明之盛也小大長短各當其任故為能官人飢食寒衣無一夫不獲其所惠也故黎民懷之明生於止善惠推於不忍之固有堯舜安之而為仁湯武身之而為德五霸假之而為力下此雖假不能直情徑行何難之有故自假等而上之至於安用力為愈難孔氏曰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指謂共工驩苗之惡易見共工之惡難知巧佞每能使人溺也故不著其名而表其狀然四罪共工獨輕何也行法與立言不同行法據其事立言原其心象恭必求自蓋其心雖甚無狀而其迹多隱伏聖人行法終不以其所不可見者深文坐之至於立言為世訓則常推其所未為而知其所必至故堯以

為滔天禹以為孔子孟子闢楊墨而以兼愛為無父為我為無君皆禽獸之道其極必至於食人亦若是也公孫弘假春秋誅心之法以殺人慘矣哲能知人凶慝不敢肆惠黎民懷之本根不搖雖四凶不能獨為亂故嘗雜仕於堯朝矣然則舜誅之為有遺憾歟曰德刑之敘君師寵綏之職而彼四人者獨不與被其澤豈聖人之心哉故皆貸其死而流竄之藝祖皇帝讀書以為四凶之罪止於流竄遂輕刑是知堯舜之用心矣此舉四凶之惡不及鯀禹當為親諱也禹雖功高不能免鯀鯀得罪於天禹不敢私也箕子曰帝乃振怒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

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

而義彰厥有常吉哉知人雖難而亦有可見之行言人之德亦必有可稱之事成德為行其別有九載則采是也條

數之曰則其事則其事九德剛柔之差也其差本不甚遠而各輒異銖稱寸量以為官人之式程寬惠縱解故貴粟柔惠不立愿弱多墮恭則謹亂治明辨者也戒忽貴敬擾順氣易卑貴洪毅簡率貴廉隅剛多浮貴實彊多悍貴知義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其材之不能不偏也粟立恭敬毅温廉塞義各救其偏以成中德也亂擾敬柔直近剛必能彰明此九者各有常吉言善也苟有是德不問多寡皆可為善士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

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

疑九德之中有其三日布而行之而又早夜浚明之譬之水日浚之而益深譬

之鏡日蠲之而亦明深源發光日新之功此可使有家九德之中有六焉日

嚴敬之而能明於是此可使有邦君國子民其事廣矣翕合不惟三六下有其

一上備其九皆合受而敷施之事仕九德皆仕俊又無不在官同官為僚工治

事之名師師尚德有餘不足迭相師也人才雖眾而無相師之風則其患更多

惟時進修及時各有職業傲誕從康則失時矣撫安也五辰緯星凡星皆出辰

沒成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經星亦為十二辰歲星司肅典致時雨熒惑司哲

典致時燠太白司又典致時暘辰星司謀典致時寒填星司聖典致時風經星

有常不變緯星有伏有息有進有退與日相終始變則不可準難齊惟聖人能

安之而以日星為紀日成月要歲會由是而出故庶績疑焉孔氏曰辰時謂五

行之時則呂氏月令是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

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有邦位最高列爵分土與天下之賢有德者共理之此

治要也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子勤儉則有邦皆

勤儉天子逸欲則有邦皆逸欲是為天子教之也故切戒之兢兢慎也業業懼

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一日二日幾之非見者且萬焉幾失時逝吉

凶乖逆亂亡至矣其敢不戒懼省察而逸欲之行乎曠空孔氏曰非其人為空

官不可以入官私非其材建官代天理物而不材非據廢天職矣天敘此有典

必勅我五典使皆歸於厚秩言有品式也天秩此有禮必自我五禮使可通行

庸通也五典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禮吉凶軍賓嘉出於天者理之所固

有也修之於人者其事至五而盡也勅勅而正之自言有所自也非天子不制

度不議禮不考文也我我人君也典之治亂禮之興廢在人而不在天也五惇

通志堂

臯陶曰朕言惠

通志堂

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

贊贊襄哉惠順順於理也可致而行臯陶在諸臣之中實主議論而自稱其言如此言所以明道當仁不讓也禹稱其言行之可致成功

言之而不可行與行之而無功皆為空言臯陶猶恐無以致其效也故曰予未有知其果能成功與不凡今致思而言者必當贊贊其君使登進之襄上也舜聖人也臯陶猶欲贊贊而登進之是以知學無止法

益稷益稷佐禹有功因禹稱其事故以各篇孔氏之言是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

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

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

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臯陶慎厥身修庶明勵翼益稷予思日孜孜是為三謨綱領臯陶之論道悉矣禹奚復以言為哉在力行而已矣八年于外手足

胼胝所謂思日孜孜者言莫加乎此也臯陶欲盡發其義故歎息而問之四載舟車楫橈隨山刊木川依於山而路因於川也刊木通道也匠人曰兩山之間

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滌焉益虞官奏進鮮食鳥獸茹毛飲血在粒食前洪水草木暢茂益烈山澤而焚之乃奏鳥獸鮮食九州之川皆因其自然趨下之

勢而通於海大水既入無汎濫之患則於其中為畝達溝為溝達洫為洫達澮為澮達川稷農官艱食稼穡鮮食魚鼈川瀆溝澮本為播種因奏魚鼈鮮食懋

勉勉遷有無使之相通化其居積使無壅滯而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凡此不過數十言禹之治水規模盡在此蓋山澤之政稷播種與契敷教其次序亦盡

在此可謂能言矣言貴於可行也而其見效如此則豈不深切著明矣哉禹臯陶昌言禹拜之禹昌言臯陶師之服善無我聖人之心一也故曰師師禹

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夫既萬邦

作又則天下無復事矣怠忽將至邪佞乘隙而入六府三事壞而弗修前功喪矣故禹謂帝當慎乃在位而舜然之禹又詳其義焉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莫不各有所當止也而安之為難不安則易畔也幾當察康當戒弼直當親夫能安於其所止而察幾

戒逸親近忠直則君德益進治功益懋不動則已動則四方大應待志而行上帝亦故歆之不庸釋申命用休斯能昭受之矣帝曰吁臣

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

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  
 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安於所當止幾康之必戒舜固能自盡其心矣弼直之言禹臯陶益稷諸臣豈得辭其責乎鄰近也臣哉鄰哉非其臣之近而誰近鄰哉臣哉近者惟臣而安得不盡其道乎左右有民二伯之職分天下為左右而使其民皆正王面左右不相應和則其體不舉矣宣力四方四岳十二牧之職四方當相保合也四方不相聯屬則其體不全矣然而治有本始也一人作德萬邦不應是故逸欲之作長主於耳目之娛五色不能不視而能使人眩司視者所當正也故繪繡之施於作服則可矣用於靡曼之觀而不能正是無目也五聲不能不聽而能使人聾司聰者所當正也故律呂之施於中正則可矣施於淫哇之適而不能正是無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古人皆當象物明

義施之於繪繡之事矣舜於是觀之以作服然則堯舜何事而不稽諸古哉日月星辰照臨山出雲氣潤澤萬物龍變化華蟲孔氏曰華象草華蟲雉鄭康成注周禮鷩以畫雉謂華蟲華蟲有文章也或曰非雉也當是鳳舜服以鳳配龍畫之於衣衣六章皆神物也鳳知時非其時不出夫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鄭又以會為績恐當是字當作繪恐脫或古字簡宗彝周人刻虎雖周禮毳冕自宗彝而下則舜物宗彝有虎矣雖有無不可知大抵龍馬虎武四方之獸先儒謂雉能知晴雨為智是當為北方之獸藻水草潔清火明粉米養古說黼若斧形黻兩已相背予案績人職青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所謂雜四時五色者也文謂物生而有華采也章物相見章明也黼從甫甫美也丈夫之稱物美成也黻從友物之終始除舊更新之義也文章黼黻皆雜四時五色文章不為物形獨黼為斧黻為兩已相背未必然也孔氏曰絺葛之精者其說乖當從鄭古字藻或為纁紛或為粉米或為綵皆從系與黼黻從耑皆以刺繡立義也大抵舜服十二章日月星辰雲氣乾之施化也乾陽物也龍東方鳥南方皆陽也陽輕清故皆畫於衣虎西方刻虎於翼以禮樂伏摯猛也必備四方之獸則雖為北方之獸然虎雖皆凡獸必登之於宗彝使服習於禮樂而後虎摯雖智為可貴不以龜周人旗物畫日月龍鳥虎龜服章畫龍鳥虎不畫日月龜周人敬龜故與日月俱不畫於章服而畫虎雖謂之毳冕舜服章恐當有龜也藻火粉米列宗彝之下所以供神祇也水火粉米皆養人也而先用之於祭祀教民敬也藻火粉米品物流形坤之效法也坤陰物也陰重濁故皆繡於裳易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此之謂也龍虎鳥雖四方之獸青赤白黑四方之色藻青火赤粉米白皆以物見黑獨不以物而直以色何也北方萬物歸終土歸於壑水反其澤故北方之星為虛



其辰為玄枵而色為黑釋氏謂之空老氏謂之玄皆黑也是故作服直以其色見言物就盡也黼白與黑見萬物之所終歸也黻黑與青見萬物終而復始皆由此出也屠蒯曰服以旌禮樂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然則觀象作服彰施五色目視之而明心存之而敬於是有穆穆之容焉周禮大僕正王服位屠蒯以嬖叔為司明供僕御之職也陽律六陰律六曰呂陽倡而陰隨故六律包六呂宮亂君驕商亂臣壞角亂民怨徵亂事勤羽亂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律和聲聲成文謂之音音托於金石絲竹革木陶匏謂之八音在察也古人必知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是之謂察治言六律五聲八音各適其理數也忽亂也忽而不省則亂矣中正為治淫邪為亂其變甚焉其極遂至於流蕩而不可止故必察之為貴史記索隱曰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夾始滑滑之言亂也謂聲律汨亂也又或作留鄭康成曰笏也其義絕乖五色五聲五味皆本於五行也五言仁義禮智信之言亦五行也一理之變也耳目口鼻各著其德焉單穆公曰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又曰口納味而耳納聲聲味生氣然則聽和而視正耳目聰明心平氣固而形於言則體之者仁也宜之者義也節文之者禮也通變者智也貞固者信也皆一理之變而一氣之貫也出信諸己納徵諸人出當如是納亦不容其差忒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茲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則安得有極此孟子所謂我知言者也舜以命納言而使龍為之龍蓋工官也侍御僕從褻為嬖倖祝史工瞽鄙為伎藝商周之衰也僕司明而工司聰朝夕在人主左右視聽言動邪正由之是故體均於公卿大臣事要於服眩羽翼而可以不擇乎同心一體之臣繩愆糾繆職也而面從後言其亦為讒矣乎朝廷為之天下

效之咎將誰執故人君必敬四鄰以為近臣進道則庶頑讒說為可止矣前曰讒說殄行後曰庶頑讒說讒說淫聲由一機發也納言工官而聯於樂其言遠矣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侯明捷記書識皆刑政也侯明周禮鄉五物詢眾庶其事始此捷教刑也竝生同底于善也盤庚曰生生自庸生故其繼無窮善為可繼惡必當絕格至有恥且格工納言時颺上察其能變有所至則承之用之否則威之讓罰不悛桎梏而坐諸嘉石甚者納之圜土其又甚者遷徙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芻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弟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哉疑辭政刑為當明也而又有所未然者帝德光華海隅草木

之生亦與被焉人萬物之靈賢其秀也傑出易見雖散在侯邦而一統共尊皆為帝臣惟帝拔而舉之敷奏明試舜巡守舊政也明庶孔氏謂功以大小為差是也言揚事顯車服登用如此則禮讓興而頑鴛革矣上意所嚮下必敬應帝不是務而一槩施之賢能無所旌異日進茫茫功積不著何能使人自勉於德業哉禹蓋推廣臯陶知人之言也夫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意皆本此傲為不恭不恭則侮人不復屈意親賢慢遊是好傲必虐虐則任威治安無事人主怠荒傲虐皆勢使之然也額頡無休息無水陸行舟虐戲也與羽淫無度皆為不循理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方過諸堰而駕舟過之皆為罔水行舟皆為逆理非禹行水之道而後世方以為利事之如此者多矣聖人之意不復能知豈容止絕也朱堯以為囂訟禹以為傲一也不循天理其傲可知恃力矜夸其爭可知堯讓舜固為洪水一大事而朱不肖不可以君天下自應殄其世天位豈容以涼德居之堯固以天下為公也是故禹懲創其事娶四日而出啓生而弗子塗山在今濠州鍾離縣治水本為昏墊而田功遂興五服各五百里四方相距為五千里水去土出禹弼成之也州猶丘也丘之訓聚於是置十二州師衆也言各聚其衆也舜分冀置幽并并河南之首幽下流分青置營連亘幽并五千之外薄於四海皆為夷蠻而亦使為畎澮之制均地利焉五長公侯伯子男皆長民者也周禮長以貴得民或曰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故曰五長或曰自屬長等而上之聽於天子之二伯謂之五長衆建諸侯各迪有功禹治水規模也共工鳩僝亦然其異者大體散而不合於是

有障山澤專其利者矣三苗是也禹志在生民勤勞身率攘除大苗德盛業鉅天下趨承之而苗獨頑不就功四瀆惟江順道不為患與洞庭彭蠡會合南北諸水苗控為形勝之地澤數富饒苗人擅之不肯受畎澮厲禁之令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賈天下謂之饕餮此苗之罪狀也夫治水賦功豈為無政五長各迪車服旌表豈非作德而苗之頑若此人心為難齊也然而念疾于頑求備于一夫皆傲也帝當念此舜欲修明刑政使頑讒並生意本忠厚也而捷記書識未免尚威一念所存長傲孕虐臯陶知人安民之言禹四凶流竄之戒舜豈忘之乎舜隱惡而揚善無乃與此稍乖違乎此禹所以既然而而又疑之反復其言

馬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

刑惟明 舜承禹言而知禹迪其德為有敘因又知臯陶方敬此敘以施象刑天下稱其明由是言之三謨專推明主德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不使其君恃勢倚法以操劫其民而後為行君師之職禹之思日孜孜臯陶之言惠可底行皆主此耳故自修身知人安民博典庸禮命德討罪皆為有敘而民協之中不犯有

司豈一至之力哉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

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啟笙鏞以

間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孔氏曰夏擊祝敵搏拊以韋為之皆難信公文求義夏擊搏拊皆考擊之名磬稱夏擊亦

稱擊拊琴瑟稱搏拊夔曰擊石拊石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皆謂磬也古言鏗金夏玉正謂鍾磬鄭司農曰樂或當擊或當拊又曰拊者擊石是也搏

拊皆擊琴意琴今猶稱拊周禮樂器無搏拊鄭康成謂拊形如鼓以糠實之蓋出孔義孔氏屋壁書有傳恐有此則不可知之六經則未有據也球玉磬鳴言有聲中樂即所謂天球也此謂登歌周禮有頌磬歌頌則擊之石尚角清濁之中琴瑟尚宮宮聲大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故登歌以磬合琴瑟細大諧也自昔言樂者如此予嘗聞之知樂者以為三代之樂皆準於磬鳴球天成而不可易者琴瑟笙竿皆人為之高下難齊故皆協之以磬登歌琴瑟協之以磬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也間歌笙協之以磬笙磬同音是也笙鏞以間鏞鍾也案登歌琴瑟有磬而無鍾間歌笙有鍾而無磬互相備也有鍾則有磬矣所謂終始條理金聲而玉振之聲淫液之振鼓作之也磬在堂下登歌鍾磬在堂上由漢以來非古也鍾磬當在懸祖考來格虞賓德讓神人和也丹朱傲罷而能與羣后德讓舜德照臨之久矣於是樂感發之後鄭曰管如籥而小併兩而吹之又曰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太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輒先鄭讀輒為道引之引謂小鼓為大鼓先引小師下管擊應鼓後鄭亦曰小鼓應鼗又曰祝如漆筒中有椎敲木虎先鄭曰笙十三簧此皆諸儒據漢大子樂說詩書樂器其間亦有所出然終不能知其為是否下管堂下樂也後鄭曰堂下特言管貴人氣也播鼗擊鼓以應管合止以祝鼓吹笙擊鍾是為間歌燕禮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是也於是鳥獸蹌蹌焉簫後鄭曰編小竹舜舞各韶周禮作磬簫左氏作箭曰簫韶者吹簫而舞猶周人吹籥而舞歟九成九變韶舞九變故曰九磬鳳靈鳥儀有容儀擊石拊石夔又特言之於此尹正也眾正官之長信和諧也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是也鳥獸無知矣於此而率舞苗頑驩悍嘗患其難服矣於此而允諧夔言樂效蓋終禹敢不敬應之言也卒申明此義則以為其能致此者大豈特以器與工俱妙哉舜德盛矣夫是謂之泰和之世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

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惰哉庶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舜用夔言樂效而作歌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作歌之意也夫雖治定功成而事變為無窮其敢自己乎勅正也時至幾動可以觀天命矣此惟聖人為能和同天人之際秦漢以來豈無功業而人事利害參錯其間奚能盡勅正天命哉股肱有樂趨之意則元首有興起之功然後百工為能熙廣矣幾康弱直禹嘗以此戒舜故舜於此復求之於禹臯陶然其事必在人主也主德不昭臣力何施臯陶大聲疾言誠恐此意之或失也故以為必念之哉事幾之來當有率作之也要在慎乃法度無作聰明以亂舊章而主於敬又當屢省而後能成則亦主於敬強明小智果銳忽略皆難恃也賡續載則也元首明則股肱良庶事康此所謂率作興事也然而事必有體君舉其綱臣治其紀若使君廢大體而親小事自以為明則君任其勞而臣居其逸其體不順雖有良臣無所効之君苛臣惰庶事必墮矣大抵好安常失之情喜事常失之苛也舜拜而受其言以為吾固有以自盡而諸臣亦宜往而各致其敬哉禹臯陶事舜責難盡忠無言不入益怠荒逸樂之訓禹傲虐之訓臯陶

率作叢勝之訓皆微有形象而遠勤絕之惟聖罔念作狂固不容其或滋長也而歷數百千歲庸君闇主之所為亂亡之狀無能出此數事者言皆預立其效必至譬若岐扁論醫人之百骸九竅榮衛腑臟莫不洞究其底蘊如是則為腸胃之疾如是則為膚體之疾如是則可治如是則不可治皆不待目見而預言之世遂操之以為驗稽之以為決差失其指必至顛蹙是故禹臯陶之言皆以謨稱謨猶模也萬世之楷模也

右虞書十六篇其十一篇亡

尚書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說卷第二

禮部尚書兼龍圖閣學士新安黃度著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辨九州界域川行兩山之間隨山而濬之使不壅塞於是水

各順道水去土出任土所生以制貢法四方諸侯由是各修其職入貢天子人文燦然矣肇十二州禹并為九州商周因之疆域進退微有不同因時之宜也以職方界域與禹貢合觀為可見杜佑通典禹都在今太原或在今平陽或在今河東郡安邑或在今河南陽翟陽翟禹封國非都也五子之歌有此冀方樂史寰宇記曰禹自安邑都晉陽築徙安邑

禹貢

禹貢夏史之所作也禹平水土王業基焉故夏史追記制貢之法而作禹貢以冠夏書夏后氏五十而貢其賦法本各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布也布土功於天下使五長各迪水土演而民用足土無所

演民之財用治水為出土也故稱敷土草木蒙蔽山川不可辨隨山刊木高高下下而山川之位定奠定也高山山之會也崗麓分行谿壑隨大小行其中眾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眾小水也於是畫為九州封濬有政令禹治水大經如此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嶽四瀆所謂刊旅濬源者也

冀



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

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帝都而河患為大治水在所先也孔氏既載句絕非壺口山在今慈州吉鄉縣韋昭曰載事也治水壺口為事始也梁山在同州韓城縣岐山在鳳翔岐山縣注水經曰梁山北有龍門山禹所鑿通孟門廣八十步巖際鑄迹尚存始事壺口遂治梁次第至岐禹皆屬冀孔氏曰雍州山據漢言也周梁山屬并今韓城縣韓侯國也韓奕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是為晉望案禹貢冀界自龍門南逾河而西自梁山至岐山虞夏皆都安邑若但南薄河為界形勢迫隘豈所以為帝王之都哉逾河自梁至岐包長安於其中是為漢三輔帝都西界形勢為可見矣春秋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說題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也廣延曰大鹵地不生物為鹵盧晉太原大鹵太夏夏靈晉陽凡六名岳即霍泰山在晉州霍邑縣山南曰陽覃懷古河內地今懷孟也清漳出平定軍樂平縣濁漳出潞州長子縣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孔氏注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地理志亦曰漳水入河然則漢世河道未盡改漳猶入河也注水經漳水至斥漳縣有衡漳之名今洛州曲周縣豈故漳於此入河故其名猶存乎漳自此東北行東西為橫南北為縱漳過曲周不當復以衡名矣酈道元失其義也漳入河當與河共瀆今漳自為瀆河漳沱易入海又與河故瀆隔遠津渠遷變不可詳矣底致績功也原隰畎澮山川厲禁皆致其功焉河不汎溢

土始可辨無塊曰壤色白而無塊也錯雜賦上上雜出第一第二之賦田中中於九州為第五先賦後田與八州異甸賦不專出於田山澤藪牧關市百工皆有賦也恒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衛水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合滹沱過信安軍入易大陸澤也十三州志曰堯為大麓禹為大陸秦郡為鉅鹿鉅亦大也今邢州鉅鹿中山東鹿深州陸澤趙州昭慶皆有大陸澤則其斥地廣矣河未入海則恒衛合而為瀾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壅恒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是為冀之北土舜分置并州周亦如之太康地記曰并州居常山衛水之間不以常衛為名而曰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也自古為戎夷之地故恒衛大陸紀於田賦之下下屬島夷與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揚之島夷同例皆夷貢也左氏傳周封魯衛疆以周索封唐疆以戎索以禹貢職方參攷之禹貢冀州太原岳陽覃懷衡漳皆行貢法則所謂周索者也恒衛大陸不行貢法蓋戎索也職方冀州山曰霍川曰漳浸曰汾潞并州山曰恒川曰滹沱甌夷浸曰涑易其界域亦可見周太原屬并以封唐叔宣王命韓侯為并牧而其詩曰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以為之伯即封唐戎索也唐衰而韓興故以命韓春秋狄為中國患西滅黎東滅邢衛齊霸城五鹿鄴以衛中夏其後晉遂盡諸戎今洛州曲梁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國真定鼓城鼓國橐城西肥橐國皆白狄也是皆為大陸之野赤狄白狄大種類與東北島夷同氣類服皮而以皮充貢故韓奕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或曰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而近是為侯服而斥為戎區何也曰禹之治水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大行恒山天下巨險巖嶂阻塞草木蒙蔽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戎生長其間剔攘驅除實賴其力裂土胙國固當與天下敷土有功者同之而其地不可盡并牧戎之飲食衣服又不與華同故因其所有與其所能使奉

職貢皆當時事宜如此雖其人驚悍難馴服而堯舜盛德天覆日照禮樂文明之化有教無類有聖人之事焉若曰狼子野心近在肘腋養虎遺患非為遠圖始別異之遂屏攘之又至於翦除之皆後世之事不可以論帝王之聖也島夷自恒山以北諸夷居於山谷者碣石山在平州石城縣春秋山戎國也舜分置幽州周亦如之島夷入貢右海壖右碣石來之南趨河冀州無貢貢者諸侯貢天子也惟諸侯有貢故獨載島夷貢道島夷自外至也冀州不著疆域東兗西雍南豫三面臨河以餘州之境見之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

漆絲厥筐織文浮于濟漂達于河古濟入河溢為滎澤東行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古河自

今濬州黎陽縣北行至平州石城縣入海兗界東南濟西北河爾雅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鈎盤鬲津水經河至元城縣而北播為九河鄆注引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為九河自此始而漢許商言古九河有徒駭胡蘇鬲津在城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徒駭在今滄州清池縣胡蘇在饒安縣鬲在德州安德縣顏師古注漢志般縣有鈎般在今德平縣杜佑通典又有覆釜馬頰在安德縣然則九河今見於書傳者猶存其六也然漢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天嘗連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又不知顏杜猶存其處又何所據乎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九河川也雷

夏澤也九州皆有川澤川行水澤潴水也灘沮注水經瓠子河引爾雅水自河出為灘許慎曰灘者河灘水蓋為河水離出而為瓠也瓠河故瀆在今澶州濮陽縣北樂史寰宇記灘沮二水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案瓠河首受河東引錯行於濮濟將鄧之間本無源委後世穿鑿通注往復非禹瀆也水出河之陰者惟濟漂見於經為禹瀆其餘皆非樂史言灘沮出平地豈非河脉壅而潛發故得灘各爾雅意或當如此若有口受河是導非壅也沮初出沮如漸瀆之義孔氏曰二水會同雷夏澤中然則澤資二水灌輸也土宜桑水去土反其性繭絲致利於人之避水居丘者皆降而宅於平土充居河下流患最大故史特記此黑墳色黑而墳起也繇茂條長草木長茂見黑土之宜草木也田第六貞正也九州之賦庶土交正以相補除冀上一充下下九豫上中二梁下中入荆上下三揚下上七青中上四雍中下六上下相比而得中之賦充冀相次故著交正之義舉一以包其餘可以例通矣禹治兗疏二渠播九河作十三載敷土之功始與諸州同冀述既載充記乃同治水功次歲月著焉泉麻也籠物之輕細藏於筐篋者也蓋朝饗幣獻獻織文素絲織綾綺之屬潔自開德朝城縣受河至青州博興入海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漂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禹治水其大者四瀆漢與江合流江淮異瀆河分濟漂又為九河孟子舉要數語而足司馬子長河渠書曰河至大陸播為九河其言最精確自昔言禹平地醴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至大陸播為九河其言最精確自昔言禹治水得其言者孟子子長而已二渠濟漂也濟通滎濮鉅野旁連荷孟為停涵游緩之勢漂行魏博濟間逶迤千餘里乃入海皆所以殺河暴怒然後得引而載之高地也案地理志東郡東武陽注禹治漂水東北至千乘入海蓋言禹治漂自此始也平原高唐注桑欽言漂水所出蓋據欽言漂道源高唐也武陽

今朝城高唐今濟南禹城河自朝城東出行四百餘里始得禹城潔乃導源於此酈道元曰漯水即武水酈意武陽以水得名武漯泂流相接故得互稱然則河自朝城而下行武瀆自禹城而下行漯瀆武入漯故通稱漯與大抵禹貢濟入河溢為滎因滎瀆也自朝城分河為漯因漯瀆也非有所因則無瀆則水不可強行則易決不則易塞平故易決高故易塞也漢世河患正為此孟康曰二渠一漯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王莽時空蓋世稱為王莽河者非也王莽河乃是秦漢間河瀆自周河徙故瀆難憑矣

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岱泰山青州西岱東海嶧夷堯典陽谷略封略四宅東嶧夷禹貢以為東略地盡東海荒服畿疆亦至此止也維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海道言由其道也青州水皆入濟汶惟維淄入海故別出海濱之地廣闊斥鹵魚鹽所出別於白墳之土可耕植者也青州無澤藪而擅海濱魚鹽之利太公嘗以輻湊人物管仲用之遂富其國致伯功周禮藪以富得民是必有理財正辭之義焉田第三賦第四絺細葛錯雜雜貢海物不能盡舉其名畎谷絲枲怪石皆出於岱山之谷夷居萊地故曰萊夷今萊州黃縣古萊國太公封齊萊人爭營丘耕作畜牧皆有貢檿山桑古說檿絲勒中琴瑟絃汶水五源皆出龍慶奉符縣界至東平中都縣貫鉅

澤入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由濟入河不言河充已見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

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

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

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纈縞浮于淮

泗達于河

徐州東海北岱南淮淮水出高唐州桐柏縣桐柏山東至楚州鹽城縣入海沂水出沂州新泰縣艾山南至淮陽軍下邳縣入泗又治也治水之辭三又道從乂用力多道次之從又次之蒙山在沂州費縣羽山在沂州臨沂海州朐山縣界淮沂既治蒙羽乃可種藝大野今鉅野澤在濟州鉅野縣水所停曰豬張華曰東原漢東平郡今鄆州鄆在鉅野東鉅野受諸水不能停蓄則汎鄆故大野既豬而後東原底平土黏曰埴赤埴墳也赤而黏且墳起也漸長包果也凡果皆傳皮故稱包赤埴之土所宜也田第二賦第五土五色所以封社夏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嶧山在龍慶鄒縣山陽特生之桐中琴瑟古說以為下邳之葛繹山非也嶧字異泗水出龍慶泗水縣至淮陽宿遷縣入淮濱厓浮磬孔氏以為泗水中見石今下邳有磬石山采供樂府或曰泗水徙矣不可知也淮夷夷依淮而居者商周之世常與徐戎相應和擾中國蠙魚生珠暨及也貢珠又枯其魚貢之山海經文鮒之魚背如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蓋蚌屬若今鮑魚矣徐水宜染玄纈細縞素徐州貢道自淮泗達河或曰漢志水經皆作荷出古文荷水分濟東為荷澤入泗徐州

貢道由泗入荷由荷入濟乃達于河今文誤作何非也九州貢道皆入河惟青  
達濟南青因於充充浮濟達河也揚達淮泗揚因於徐徐浮淮泗達河也史省  
文見之濟淮皆大瀆荷小瀆不足特出酈道元曰地理志乘氏縣泗水東南至  
睢陵入淮此荷濟也自陶丘北至荷無泗水志稱泗者諸水可以終歸泗便擅  
通稱然則泗終達河豈待更舉入荷而後見哉河之為荷恐是古文傳寫誤

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

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

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

筐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北界淮東南距海陽

鳥鴻鴈也鴻鴈隨日南北故曰陽鳥彭蠡既豬而鴻鴈居其洲渚以見水去土出也鴻鴈隨日至此止不復南則景愈短暑益多書東著陽谷南紀陽鳥見經略微旨是故疆理外薄四海而五服五千斷長補短三千而已陰陽之運猶有限量秦漢以來苟務廣地盡置郡縣而德不足以洪覆反罷弊中國豈先王之所尚哉三江之名見於禹貢職方者江漢彭蠡也見於吳越春秋者浙浦陽剡濱海小瀆別為三江稱謂偶同也自孔安國班固桑欽說揚州三江皆亂其源委錯繆不可據近世蘇文忠謂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會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嶧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

別入于江匯彭蠡以入海為北江其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此經之證有二禹貢荊州出江漢揚州出彭蠡其下遂稱三江是則江漢加彭蠡為三一也導山嶧冢漢源岷山江源衡山彭蠡之源二也故曰文忠之說經本具之浙浦陽剡三江合於今會稽縣東北其入海處俗猶稱三江口有三江斗門范蠡伐吳蓋由此而出公海入秀州匯浦即水經谷水也或更公海而北自青龍江入即松江也皆達五湖水經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酈道元引庾仲初揚都賦注松江七十里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東江即谷水婁江今為顧浦由是說者遂謂范蠡出此三江案松江在五湖下范蠡審於此出則入海矣若由此入則是沂流達於源謂之入可也豈得謂之出哉由是說者益牽合謂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其文相顧正謂此三江各得所入震澤始底定亦非也震澤今太湖在今吳江縣上承苕霅諸水旁連五湖其下流為松江江漢與彭蠡合流至今蘇常間與震澤相襟帶若江漢彭蠡淼漫之勢未能順入則蘇常汎溢與震澤波流相接震澤固未能底定也三江揚州川震澤澤也三江入海不汎溢故震澤底定得豬水焉此自然之勢也篠箭竹簞大竹彭蠡震澤皆大澤數長江大山經絡其間竹箭布生遂擅東南之美少長曰天喬高也先竹箭草木而後辨土與徐充異竹箭草木不生於塗泥之土也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金三品金銀銅也古者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幣赤金為下幣金銀重幣銅輕幣也瑶琨玉齒象牙革犀皮羽毛羽毛旄牛尾木梗梓豫章之屬島夷山越也卉草蕉葛木綿之屬揚州吳越之地盡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為古南越以為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依哉禹貢冀北界標碣石而著島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而著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是蓋

聲教所暨聞盛德而皆徠臣為唐虞之盛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貢九州之域者織貝織色絲為錦綺如貝今猶稱透貝龜貝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此殆類穠芻之屬果之有包者惟橘柚錫命則貢不常貢錫貢在筐下見其為非常制也橘柚踰淮為枳自古貴其珍奇皮更中藥揚州貢道沿江入海自海入淮泗而後達于河海運險遠春秋吳城邗溝通江淮然則江淮固可通歟曰凡川必行兩山之間是皆有天地常性神祇定位禹之治水皆因其自然之勢順導之江淮各瀆順導入海雖運道陟險回遠而終不敢斷塹橫截以墮天地之性汨神明之位也獨龍門砥柱截河行高地皆有不得已者而亦必因其有所附屬而行之非直取便利而已也故孟子言決汝漢排淮泗漢與江合瀆則決而就之淮與江不當合則排而遠之皆行其所無事也孟子時江淮已通故言此以見治水大經考工記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荆及衡陽惟荊州江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防診屬其所附入也

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篚簞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

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荊州北界荆山南踰衡山荆山在襄陽南漳縣尚書家謂之南條荆山楊紀陽鳥荆界止

衡陽今衡嶽南峰為回鴈峰其號名猶有然歟自南河至江千里而近自江至衡山千里而遙荒服至此止而不曰南略者一視同仁不使有內外之限也東略傳海而止爾禹貢聲教訖於四海西北遠海荒昧難言然流沙以西常山以北猶以戎夷見之衡陽鉅海舟車所能至人迹所能及豈當殊異內外使阻隔王化哉故禹貢荊州畫界至衡陽見荒度弼成之意其外為揚州畫界至海見徧覆包含之意江漢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紀召虎之功是也江水自茂州汶山縣至通州海門縣入海漢水二源一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朝宗用諸侯尊王之名沔水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本此江漢必朝宗于海物各從其類也江漢至荊州合流去海猶遠而已有朝宗之勢荊州居中國而其風俗躁強常欲與天子抗衡堯舜盛德苗民猶逆命故此示訓焉殷人責楚之辭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言荆楚在經略之中而不知有一統之義曾不若氏羌之能尊天子也然則荆之傲慢所從來久朝宗之訓為有旨也尋陽記九江在尋陽郡北五里其名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菌江皆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三百餘里合流張須九江圖曰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於江口尋陽今江州桑落洲在德化縣鄂陵一曰西陵今鄂州武昌縣孔甚殷眾也江漢將趨海九江居其下分流枝派甚眾水去通利故沱潛之自峽而下者得引而東沔漢之自大別而南者得與江合雲夢澤藪土出可耕治沱潛行水雲夢豬水江漢既合於是行水有豬水今鄂渚江陵上下沱水與江連接春夏間霖漫無際蓋川澤相因也沱潛釋曰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沱自永康軍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此江別為沱人所

知也桑欽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酈道元注漢水枝分潛出故稱潛今有大穴潛水入之通置山下西南潛出謂之復水或以為古之潛水鄭康成曰其穴本小水積成潭流與漢合禹自廣漢疏通為西漢別為潛世或未能盡知也然此皆屬梁州流入荊州而猶有其名何哉漢至南郡枝江有沱水鄭康成以為尾入江首不受江不應爾雅而以夏水自華容分江入沱為沱豈非牽合歟孔安國曰沱潛發梁州入荊州其言雖不詳而未失也孔穎達求之不能得而曰安國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沱潛雖於梁州合流復於荊州分出由濟入河還從河出幾於誣矣余按經文梁州貢道浮于潛逾于沱東沱西潛中隔嶮東東為沱西為潛漢此經文也諸儒固能言漢有二源俱出嶮謂之東西漢水然而沱漾附會源委交錯其說多端酈道元引漢中記曰嶮以東水皆東流以西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嶮為分水嶺以此推沱水無西入之理糾桑欽之誤是矣然猶以引漾入西漢又謂東西俱受沱漢之名則何歟經導漾東流為漢西漢安得復有漾哉浮潛逾沱則嘉閬以南安得又稱沱哉潛為梁州貢道蓋大瀆也嶮冢山起秦州天水縣東南行縣延至三泉縣東漢水出三泉西漢水出天水西漢水南入白水至巴中縣入江凡潼益夔利水道皆由此沂流北上固大瀆足為一州貢道矣其名為潛鄭康成所言通置潛穴恐當是也然沱潛合為一流以出瞿唐至荊猶各存舊名者所以紀江漢之源委也潛漢與江合獨東流至夏口沱漢又出而會之江漢合流卒入于海而自九江以上稱沱潛九江而下稱江漢至揚州合為一江而猶稱中江北江以見二水各瀆共流歷梁荆揚首尾三州其可合者不得而分也如河既醜二渠又疏九河流注兗豫青徐其當分者不可得而合也此禹治水大經皆行其所無事也梁州沱潛既道而後其功被黎雅諸夷荊州沱潛既道而後雲夢澤

藪富為天下饒雲夢楚澤也孔穎達引司馬相如賦雲夢方八九百里以為此澤跨江南北故每處各存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西陵編皆有雲夢官郭景純說雲夢今巴丘湖即岳州巴陵之洞庭也韋昭說雲土今雲杜縣屬江夏杜預說南郡枝江華容皆有雲夢而郭思說江北為雲江南為夢鄭漁仲遂以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今監利玉沙景陵等縣田于江南之夢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薛士龍謂雲夢在今江陵以東蘄黃以西豬澤不一皆雲夢縣隸德安景陵縣有古雲夢城長林安陸巴陵等縣皆有雲夢則江北不得專名雲也字書江波為雲竹澤為夢雲夢謂水草間也樂史寰宇記雲夢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有平土有高丘其言與孔氏正義合雲土言江波間土出夢作又言草澤間可耕作且安治也塗泥下地職方荆揚種皆宜稻澤國也田第八賦第三枕古椿字榦柘也弓榦柘為良柘古檜字礪砥磨石砮石中矢鏃丹朱砂箭籥美竹柘亦竹也中矢榦三邦大國也次國小國也分土為三底致也荊州貢道舟車互載竹木石皆重難致故使有無相補輕重相備足其名數而已菁茅獨見於下是為不可闕者也包裏匭菁茅三脊劉蕡說今辰州盧溪縣包茅山出三脊茅晉地道記縮酒香茅零陵縣貢之將以交神明故包裏匭盛而貢以致敬焉荆水宜染玄纁璣珠類組綬類荊州工善織組尺二寸曰大龜苟不闕用則不使貢神物不敢棄不多畜藏也不曰貢而曰納異其名也異其名者貴之也杜佑曰蘄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九江納錫即此貢道獨言沱潛則不及東境獨言江漢則不及西境故兼稱之荊州初水運沱江漢而上乃舍舟陸運出汝葉至洛陽西逾洛不復渡河至孟津而止故曰至于南河不使冒底柱之險也東南諸州貢道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入河者皆不過底柱

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墟厥田惟中

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南荆山北河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洛水出商州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故穀城縣替亭東至偃師縣入洛穀城今并入河南縣瀍水出新安縣東南至河南縣入洛滎波滎澤也河溢為滎故稱滎波見騰涌之勢在今鄭州滎澤縣滎波之豬於澤者為豫境其流出陶丘而東者非豫也荷自興仁乘氏縣分濟至單州魚臺縣為荷澤導其波流覆被孟豬孟豬豫澤也在應天虞城縣荷之流而南下被孟豬者為豫境其澤一於魚臺與流入泗者非豫也是為紀事之法荷至魚臺縣東南故湖陵縣入泗由泗入淮由是淮泗通河故著其源流焉注水經曰禹塞滎澤淫水而一於滎陽下引河以通淮泗名浪蕩渠一名浚儀渠一名通濟渠一名汴渠然則河兩道通淮矣曰汴非禹瀆也何以言之汴於經無名見也濟逾河為滎荷被孟通泗皆有名見源流相屬汴無名見非禹瀆也禹濬畎澮距川川皆大瀆行於兩山之間澮澮則皆人為之者也徐豫地平井畫端整凡今陰溝汜雖諸水皆無源本皆溝澮井絡互相灌輸皆當受水於荷濟者也自浪蕩通河滎澤既廢故皆受水於浪蕩耳浪蕩出河斷非禹跡禹治行河本以河湍悍難行平地故釀二渠以引河而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金河為瀆或不順地力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決蓋非獨浪蕩也其下濮水通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主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脉而

禹跡益壞矣且所為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荷已通矣而何更用通浪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際商權功利而忽遠圖并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托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淮泗會于楚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明矣子長不可誣也土有二等壤不言色非一色墳墟土疏而黑其下土也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纖纊細綿磬錯攻磬錯石錫則貢豫州貢道由洛入河華陽

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

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

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梁州北界華山之陽西距黑水黑水出甘肅張掖縣雞山亦名懸圃謂之玄丘之水南至沙州

燉煌縣三危山經徼外界南入海汶古岷字岷山亦曰蜀山在茂州汶山縣蜀西之山皆岷東皆嶓冢也山國地高本無甚水患故岷嶓序於沱潛之上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諸葛武侯征蠻至此夢周公更名周公山蒙山在雅州名山縣旅祭也九州山川皆當祭蔡蒙在戎夷之中於是疆理其地而山川亦始命在其地者祭之禮樂彬彬矣語曰顓臾為東蒙主平平其秩也山川有大中小之秩和夷和川諸蠻今黎雅以南漢所開牂柯越嶲之屬底績言皆致水土之功遂行貢法也是則唐虞之世西南諸夷皆為內臣商周之衰中國多事由此各據險與中國隔絕秦惠王始伐蜀通蜀道始皇并天下置巴蜀漢中郡則岷山

以東嶠冢以南亦嘗不通矣黎黑也土青黑色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繆玉鏤鐵剛可以鏤者罽曰織裘曰皮出於西夷禹貢織皮兩見梁熊羆狐狸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雍織皮崑崙析支渠搜皆夷貢也西傾雍州山在洮州臨  
 潭縣西南土谷渾界中杜佑通典曰桓水所出漢志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  
 入南海鄭康成諸儒說西傾因桓是來皆牽合酈道元曰岷山西傾俱有桓水  
 二水別名兩川通稱恐或當如是然其行西傾浮潛漢以達于沔則更支離難  
 據直以經求之必當有水自西傾可以達蜀者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  
 強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北則洮水源西傾一名強臺又山海經白水出蜀郭  
 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是則白江墊江皆自西傾  
 東南達蜀世代遷易號名變殊不可得而知也西傾夷國織皮其土物也由西  
 傾之南因桓水來蜀隨梁州入貢織皮中國貴之而夷亦愛蜀物漢開西域固  
 以大夏有印竹杖蜀布而大夏言市之身毒國其開西南夷亦以夜郎得枸醬  
 也然則夷之愛蜀物有自來矣漢之所以甘心疲弊中國發民開道使者齎幣  
 相望又至於萬里遠伐覆師殺將者亦不過為馬犀象橐駝珠璣珊瑚琥珀  
 諸難得之物而已司馬子長曰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  
 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流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  
 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遏絕商賈嚴關出入  
 之禁皆爭道也趙它曰高后別異蠻夷出令曰毋子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蓋雖蠻夷亦以此望中國而輕犯邊禹貢戎夷貢土物於中國則必紀其道  
 理所由蓋不獨通道九夷八蠻為中國盛德所致而遂以見華戎通貨為懋遷  
 利道之術周禮懷方氏致遠物夫豈為苟貴難得哉子長又曰蜀地饒厄薑  
 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犍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

無所不通惟褒斜綰轂其口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而地亦窮險惟長安要其道然則梁雍從來挾  
 戎狄為富故周人建國并梁於雍漢遂因之而關中之富居天下什之六世道  
 之變不可不知也梁州貢道浮潛逾沔即注水經所謂東西兩川俱出番冢同  
 為漢水者也舟運浮潛阻番冢陸運逾沔復舟行入渭汾渭入河截流而渡蓋  
 蒲津也直渡曰亂渭水出熙州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  
 孔氏曰還帝都白所治事言貢物雖上而諸侯至者必當親詣帝都白所治事周禮所謂陳謨獻功也它州可以槩見

黑水西河惟

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

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

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

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雍州西距黑水東界河自龍門而上冀雍分河為界雍居其西故稱西河猶豫在冀南而稱南河也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刪丹縣西流入合黎禹貢水無西行者惟弱水西行東南皆訖海西北悠遠不可究見於此始有西行之水焉西域傳曰于闐以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又曰自條支乘水西行百餘里近日所入云弱水不能勝芥而可以皮船渡此水之異



者也涇水出涇州平涼縣筭頭山東南至永興高陵縣入渭屬附也水之交口  
 在水北者名汭洛入河為洛汭洛之北也涇入渭為渭汭渭之北也漢志扶風  
 漆縣漆水在西今邠州新平縣也入涇又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俞山入渭今  
 鳳翔普潤縣也二水不與沮水合皆非是沮水出坊州昇平縣子午山東至耀  
 州華原縣入洛酈道元曰沮水合濁水又分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俗謂之  
 漆水又謂之漆沮水入渭一水東出即沮水也下復注濁水亦得漆沮之名入  
 洛酈說一水入渭合經一水入洛合孔傳為精詳矣然恐未免附會也洛水出  
 慶州廢洛源縣至同州白水縣入渭子案禹貢雍州有漆沮無洛職方有洛無  
 漆沮孔傳漆沮二水一名洛沮洛源委皆可攷豈洛一名漆與沮合乃名漆沮  
 歟謂別有漆水與沮俱入洛故一名洛歟未能盡攷也豐水出永興長安縣終  
 南山北至咸陽縣入渭荆山在耀州富平縣尚書家謂之北條荆山終南一名  
 大白博物在永興武功縣或曰華山別名豬野在涼州姑臧縣今名野豬澤孟  
 子曰洛水者洪水也水逆行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  
 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雍東為雷首南為潼華西則隴山也三面大山扼  
 謂懷山襄陵為可想也弱水西流渭循南山東流涇洛自北來注之水積不泄  
 淵停浩蕩涇洛反西與弱水合是為逆流河既東下雍州諸水源委始正弱水  
 自西流涇乃屬渭洛亦從之豐水自南山北流亦同入渭逆流之勢遂熄荆岐  
 二山始出秩在祀典岐冀已見又見於雍者二州分岐為界也而雍主其祭涇  
 渭洛為川津荆岐終南鳥鼠豬野為山澤三農播殖虞衡作材事神有禮奉上  
 有功九功之德無不可歌者故稱底績禹貢三底績皆為與戎夷接界行中國  
 貢法而見也夷地畧矣三危本空地徙苗居之故曰三危既宅苗始以貪饕頊

不受令竄於此而皆宅邑力畷自為齊民大有次敘故特紀之孟子曰以善養  
 人然後能服天下三苗不敘蓋能使貪頑罪戾之人亦皆悅服矣土黃色而壤  
 土之最美者關中膏腴號為陸海田第一賦第六田雖美地狹多山不若徐豫  
 大田多稼也球琳玉也琅玕舊說石似珠蓋珊瑚之屬一州貢物惟球琳琅玕  
 其土地所有也而為世所貴圭璋璧琮祭祀朝饗皆用之雍州獨無篚物之珍  
 貴輕細者莫如玉則亦用玉歟玉固有特美者也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雍州  
 貢道二北自積石浮河至龍門止于西河不使乘險也荆貢道至于南河雍貢  
 道至于龍門西河皆避險也其南道浮渭而東與自涇南下者皆會于渭汭然  
 後順流而東各因其便也崑崙析支渠搜皆西戎服皮罽而以充貢即就也西  
 戎種類多此三國其最大者服屬諸小國故就而次敘之有敘則有帥有從雖  
 夷狄聖人未嘗不教之以長幼之節也序於貢道之下世一見無貢節來斯受  
 之禹貢夷三種和夷出田賦與中國同故敘於賦上島夷萊夷淮夷入貢不出  
 田賦故敘於貢下崑崙析支渠搜無貢節故又敘於貢道之下崑崙自張騫窮  
 河源而以為河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注蒲昌海潛流地下南出積石  
 為中國河司馬子長謂張騫固未嘗見禹本紀山經所謂崑崙者桑欽始步武  
 綴緝踰度而通之然所謂三層為崑崙丘去嵩高五萬里其高一千里者卒莫  
 知其處也禹紀山經固詎怪難信至唐薛元鼎使吐蕃自成紀西南出塞二千  
 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而謂之崑崙河東南流與積石河相  
 連隱測其地在劔南之西杜佑通典痛詆張騫之妄桑欽酈道元之附會而斷  
 以為崑崙在吐蕃然猶持河源為證案禹貢道河積石雍州出崑崙與析支渠  
 搜同見其為西戎朝貢中國而已本未嘗言河源自崑崙出也以經推之雍西  
 界黑水而序崑崙析支渠搜則必皆當在黑水之東黑水正在吐蕃界中則崑

崙恐或在其界然既以禹紀山經為難信而猶以河源定崑崙閼摩黎山耳一  
 且遂襲崑崙之號亦恐有未然者兩存其說闕疑可也析支漢曰賜支在金城  
 郡河關西應劭曰東去河關千餘里無弋羌畏秦出錫支河曲數千里謂之河  
 曲羌漢朔方有渠搜縣朔方今夏州李膺說涼州古渠搜國禹貢雍北界至甘  
 涼則今涼夏皆中國也漢置郡縣大抵取古名以示服遠非必真是其地不可  
 盡為據也禹貢九州冀青徐揚梁雍皆有戎夷統於牧伯以為外臣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四夷東南脆弱自漢置郡縣中間雖反覆尋即撫定故自漲海以北  
 列為中國久矣惟西北諸戎自三代已不能制禹櫛風沐雨勤勞一身奪波濤  
 魚鼈之區而疆理之其誰敢不聽命夏德之衰后稷之孫不窋失職逃于戎狄  
 之間蓋今慶州也其去禹實未及百年而已胥為夷矣周室東遷西戎八國服  
 于秦岐梁山涇漆之北為義渠烏氏胸衍之戎漢初長安北去七百里為胡地  
 武帝雖斥逐置郡亦不能盡復禹迹自永初羌叛侵擾并涼內連三輔羌雖弊  
 而漢亦衰五胡亂華關隴河湟淪為戎區其後唐都長安而吐蕃為腹心之疾  
 然則禹域九州兼制萬里中國尊而四夷安何也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欲與聲  
 教即理之不欲與者不理蓋自淮南厲王賈捐之虞詡范曄江統之儔皆能言  
 之然而夏商之間王制未改封豕長蛇抵巇伺隙蜂蟻屯聚遂至蕭牆之內驅  
 之不可却之不能非必盡因強欲臣妾之也蓋嘗觀舜禹臯陶之謨訓而得其  
 所以治夷狄者三焉其道甚平易明白而後世有夷狄之患者則皆反其道者  
 也舜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一也  
 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  
 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二也其頌堯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

天下君四方肇域苟無大德何以徧覆  
 萬國共尊苟無天命何能昭受三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

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辰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

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

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

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孔氏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例所治水於下互相備是也班固馬融王肅皆言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蓋約經文也鄭康成謂岍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則贅矣隨山濬川行兩山之間先列諸山河渭濟洛淮江皆可因山而見岍秦之西嶽在鳳翔天興縣東行為岐山岍在渭之北荆山今名堀陵原古說禹鑄鼎於此荆山在涇之北梁山在洛之北經逾于河孔傳此謂梁山龍門西河蓋河西岍岐荆之外更當有梁山而經省文直言逾于河故傳發之河西治岍岐荆梁行渭涇洛皆入于河於是逾河而東治壺口諸山其次序如此經逾洛逾河逾河皆一義謂涉之也而鄭康成乃獨以逾河為山之脉絡江河不能斷意謂自壺口至碣石皆梁山逾河為之逐合而為正陰列豈非誣哉山行界水則止豈有橫度江河而行者禹貢南山西自吐蕃界由今洮岷秦渭東行於河之陰故岍岐與嶓岷為宗北山自陰山界由今朔武嵐石南行於河之陽故壺口



雷首與太行衡山為宗梁山壺口夾河相距其廣狹雖不能億度要之脈絡本不同也壺口為孟門山雷首今各三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太岳西南行為雷首底柱在陝州硤石縣太岳東北行為析城山在澤州陽城縣又東為王屋山在絳州垣曲縣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一名五行山導山行河先列岐荆於西然後出壺口雷首於東則河行於兩山之間也西為壺口東為太岳汾水行其中汾水出嵐州靜樂縣管涔山南至河中府寶鼎縣屈而西入河壺口界汾而止河自華陰折而東行雷首界河而止西南為王屋山東北為太行山沁水行其中沁水出大通監縣上縣羊頭山南行屈而東入河王屋界沁而止漳水在太行山北漳水東行入河河自黎陽屈而北行太行界河而止恒山在中山府曲陽縣衛水在其南衛水東合滹沱東北入易恒山界滹沱而止凡此諸水皆行兩山之間山界水必止豈能橫截江河而行也漳水之北滹沱之南猶有山川禹貢皆略之汾沁漳滹沱導水亦不復出水自高而下各循其瀆不施疏導之功兩山之間皆可因見故不紀載太行恒山皆東行水亦隨山而入于河自然之勢也碣石直載河之所入而已此自岍至碣石古說以為北條者也自西傾東行為朱圍山在秦州大潭縣俗稱白巖山自朱圍而北行為鳥鼠山鳥鼠兩山之間也華山東南行為熊耳山陸渾山在西緱氏山在東洛行於兩山之間也熊耳東北行為外方嵩高中嶽也在河南登封縣濟水自河南出為滎澤酈道元曰滎口石門西帶山隰蓋嵩高北麓也商山東南為桐柏山又南為陪尾山今曰橫尾山在德安陸縣此自西傾至陪尾古說以為中條者也內方山亦名漳山在荊門軍長林縣大別古說在漢陽軍漢陽縣名魯山或曰漢川縣甌山左傳楚禦吳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在漢南矣導山桐柏至陪

尾在漢北嶧冢至大別在漢南源流可見今皆以為在漢北不能詳也陪尾大別皆以見雲夢陪尾雲夢北境大別東境也自嶧冢而東至荆山又南至內方又東至大別以行漢水是為北江漢於此與江合岷山之南至衡山之北以行江水是為中江敷淺原今曰博陽山在江州德化縣江過敷淺原與彭蠡合德山之南則彭蠡上流顛彭諸水俱入彭蠡是為南江凡此古說以為南條者也北條起岍南條起嶧皆稱導水莫大於江河東西橫貫南北川瀆之宗中條渭洛濟淮各行東西之半或不及焉大抵北條皆水尾專為行河曲折之勢中條皆水源南條三江源委並著江略漢頗詳焉漢水東行有曲折之勢而兩川俱赴已患渾淪大澤復浸淫之固當詳之使有攷也然自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禹跡固多湮沒矣

導弱水至于合黎

合黎山亦名羌谷在甘肅張掖縣西北流沙居延海也

餘波入于流沙 在張掖東北徼外一千六百里杜佑謂沙州西八十里

有沙隨風流行曰流沙案段國沙州記澆河西南有黃沙周回數百里不生草木州取名焉不曰沙隨風行也佑當別有據弱水西行至合黎與張掖河合曰黎水其餘波入居延以地勢隱測之居延在合黎東北山川悠遠水一東一西書傳無所紀載不能詳也導弱水至合黎止合黎之西為夷界故不復紀其所經歷而西行山川實始於此西境訖海為可知也禹貢北海無所著見何也北海最遠中隔沙漠廣袤數千里漢霍去病伐匈奴始度漠北臨瀚海而弱水西北有蒲類海居延海鹿濁海雷翁翁海蒲昌海皆海曲澤渚因中國事夷狄始各見於書傳至突厥并服朔漠諸國其地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三危經夷界入南海其源委皆可見中

間隔夷界故不復紀猶弱水自合黎而西也南海亦夷界而紀黑水之入何也南海疆理之所及也和夷在王略之內矣西戎因其帥屬敘之而已不及以政故山川之在其界內者皆不紀導水先弱黑弱水包西戎導河積石至以訖西海黑水定梁雍之界以達南海是為華夷疆域

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

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

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源在夷界自積石入中國始施工故自積石而下紀其所經歷焉龍門上口曰孟門山在慈

州文城縣下口曰龍門山在河中府龍門縣河本行于兩山之西而廊丹以西地勢下河湍悍行卑地漱齧多敗故禹鑿山為瀆扼東之樂史寰宇記曰河自丹州汾川縣南入廊州廊城縣岸頓狹人呼為石槽河出龍門而南觸華山之陰折而東行底柱特立於河之中禹析為三門今各三門山河流包之亦所以扼束之也尤為險阻漢楊炎建議鑄廣底柱石投水中不能去湍流沸怒為害滋甚漢武帝曰聖人功通於神明豈易繼哉其言是矣孟津在孟州河陽縣洛汭洛入河處過言且行且入相漸被也自華山東行為嵩山伊洛瀍澗合為一川北流入于河是為山川一都會周人卜洛蓋自古以為令居矣大伾水經以為在成臯北濟入河處許慎曰今黎陽之黎山鄭康成曰在修武武德界贊注漢書謂爾雅山一成曰伾成臯山不一成修武武德間無此山今黎陽山一成臨河隄為大伾孔穎達謂贊言為然黎陽今濬州導河南至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折而北行所謂千里而一曲也經文次第當有黎陽黎陽有津梁雍渡河

自蒲津荆豫自孟津青兗自黎陽津降水水經降作絳當從今文作降酈道元以為發源屯留下亂漳津今恩冀州界皆有枯降瀆本無源委水經河至沙丘堰酈注或曰沙丘竭不遵其道曰降亦曰瀆堰障水也余謂禹疏二渠載河北行高地水無有不下者也苟非堰過何以能載之高地哉今澶州臨河有懸隄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然則降水者自元城以北隄竭之水是也隄竭過水可謂不遵其道矣然使放縱行於卑地則青兗徐豫皆被其害絲亦知築隄障水不能行卑地矣而龍門未鑿其患在雍底柱未析其患在冀豫不行濟漯上流壅并推盪而下其患在青徐不疏九河水積高於隄充更病之此其首尾相因之勢也隄障不得盡為非絲為其一而廢其餘功何以能立漯在朝城竭在元城相去甚邇王橫曰禹之行河隨西山東北去賈讓曰河西薄西山東薄金隄則漢世猶以隄隨出夾河而行也今恩冀間猶有降瀆者河本行漳瀆降水浸淫亦引入河而行之河徙漳降自行其瀆人猶記其名耳導河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大伾大陸九河逆河皆河之要會如諸家說降水果若有源委不過與漳淇洹滹等耳漳淇洹滹皆不出非河之節會也顧獨出降何哉大陸澤左氏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杜預曰大陸吳澤在衛州修武據經河過降水始至大陸止使如桑欽之說大伾在成臯而修武猶在降水之西酈道元欲兩存之故謂自甯至鉅鹿皆為大陸非也循經而求當廢杜說大伾在黎陽降水在元城以北大陸當自邢連中山深趙界地說曰大伾地喉言河始自此北行也大陸地腹言水所鍾也關並曰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間禹治河時本空地以為水隈盛則放溢少稍自索而賈讓亦謂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則降水是非隄障放溢之水歟大陸豈非澤藪豬蓄之水歟漢世言治河者

大抵猶識古意不大詆妄也九河當以許商為據商言自南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里經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則當滄德間明矣桑欽起元城非是逆言迎受之也禹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

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

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漾水出三泉縣嶓冢山孔氏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也又曰漢上曰沔言為漢上流也漢中今興元漢水東經均州武當縣為滄浪之水今日滄浪州劉澄之曰沔口古滄浪水漁父歌濯纓在今漢陽軍去太別太近經滄浪猶隔三澨乃至大別三澨失其處地說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入于江水回曲曰匯漢水入江又東迴曲為澤是為彭蠡然則彭蠡受鄱贛諸水又得漢水回曲停涵乃始能為澤漢於是東行為北江入海澧水出鄖州石門縣東合沔水至安鄉縣入洞庭湖洞庭巴丘也合沔湘諸水至岳州巴陵縣入江東陵漢志廬江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江水過下雉縣北刊水自東陵來注之下雉在興國軍永興縣經行中江其所經歷皆在江南而志稱東陵在廬江西北又過九江至東陵州九江盡於此而尋陽記桑落洲上三百里合流皆所未詳迤連延也東行連延而北會于彭蠡之匯又東為中江入海贛水合彭蠡豫章湖滄濁餘鄱僚循發大庾嶠衡山之陽總納十川下鍾彭蠡是

為南江入海經不誤出南江揚三江既入為已見史省文也孔氏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是也導山雖出衡山為彭蠡上流彭贛諸水略不記載何也其水順道未嘗施治理之功且無可識之事也潛潔諸水皆如此蘇文忠引陸羽三沔味別之說何如曰三沔見波流相漸被而各槽行千餘里不相殺雜味別即是辨識之精以為三江赴海之證則甚的確而非禹導水所急也凡水順道不汎溢而後有浸潤之功舟楫之利故其或分或合經一一敘其源委味別雖精乃其細者耳經中江北會于匯今彭蠡自南康星子縣東北至湖口入江則差與禹貢不同水道改矣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為東西兩漢俱導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為漢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名沔是則沔漾俱為東漢也獨氏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阻隔武都受漾為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氏道漾水為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鄠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為可據上邽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褒城常璩華陽國記漾水出漾山漾山尋求不得其處漢志沮縣沮水出東狼谷中水經推為沔水之源今興州和政縣漢沮縣是否姑存之要與孔傳不同矣三江孔傳為誤班固桑欽承之其失愈遠孔傳彭蠡江分為震澤遂為北江入于海江至彭蠡合為一未嘗分也地理志北江自會稽毗陵縣入海中江出蕪湖自陽羨入海南江從吳縣入海具區在吳縣西自石城分江水至餘姚入海桑欽盡據之以行三江其最舛繆者沔與江合流至石城分為二南江逕宣城寧國為長瀆注具區東則松江出焉奇分為三

江口又東至餘姚入海宣城與具區隔山江豈能越山而過也酈道元知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別為三江引庾仲初吳都賦證桑欽奇分三江而不知自餘姚入海即吳越春秋所謂三江者也松江自從吳江入海與餘姚遠矣備攷本末指其謬誤以伸經文使學者無所惑焉岷江出峽禹之所鑿歟曰不可知也水經江水逕西陵峽歷禹斷江酈道元曰南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者舊傳昔是大江禹治水以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斥衝此江遂絕今謂之禹斷江必當是也峽險不減龍門砥柱人遂乘之豈禹之舊乎曰不然梁貢道浮潛逾沔以入于渭荆貢道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東西各行蓋

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

海山海經王屋之東聯水出焉郭景純曰聯沈聲相近發源為沈東流為濟酈道元曰重源潛發出今孟州濟源縣平地導水皆有所自始沈獨無之而與

弱黑同例以其皆發于平地也潛源雖有之而難徵故史不紀載濟至温縣入河南當鞏縣之北洛口也河南受洛北受濟孔氏傳曰濟與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教倉東南故滎濟通脉絡然河自東行濟自南行世所謂十字溝者皆人為也若以為出於天造則斷是不然以理推之濟出王屋其餘麓東行自河北截河南行而沒于水中不可見今所在水中石磧如此者多此則濟瀆也河過洛汭兼受濟洛勢益湍悍禹欲載河行高地因濟水有出南之勢疏滎澤以受之河水汎溢滎澤待於其南有口納之固當奔趨而往截河之勢誠不足怪然河本東行波流盛大濟不能挾之而南也故濟水

截河而河大勢自東禹更疏其下使通利由是濟南而河東為十字溝誠有人為之力焉水經滎瀆受河有石門王莽時天旱濟瀆在河北者遂斷不復入河川流固自有竭涸時而濟為大瀆不應絕其所以絕者所在穿鑿引水源淺流緩會逢旱乾由是而枯耳酈道元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不與昔同其言是也蓋事又變矣夫豈獨濟哉河亦因穿鑿失東注之勢鄭國鑿涇其利溥矣而終為失古人之意司馬子長作河渠書致意深矣其後張戎能知之世豈以其言為是哉滎澤亦遂塞正坐汴渠自長安以東鑿河灌溉漕運河流已患遲緩汴渠居滎澤之上先受河水水皆南去其東豈復更有波濤浩蕩溢出為滎如禹故事哉澤無流注之水久當淺塞澤高而瀆下水雖有盛時亦不能入此皆自然之理也酈道元曰滎口石門地形殊卑又曰滎瀆東南流今無水又曰澤自西緣帶山隰秦漢以來亦有通否濟水與河渾濤東注皆紀實也今水雖斷人猶謂其處為滎播識禹迹也禹河南出為滎東出為濩滎雖廢濩猶通行而自昔滎濩皆未嘗決周衰鑿河南出者浪蕩瓠子酸棗無不決者禹行水有瀆後世無瀆安而已滎澤鍾水盈則行之陶丘在廣濟軍定陶縣濟水通定陶至乘氏分流為荷東合汶水入海蘇文忠曰禹隨山濬川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此言是也獨江河不能絕之語本鄭康成非也近而不相連者潼華雷首趾麓相距僅能容河而實不相連遠而相連屬者嵩高東南皆平野而與泰山脉絡不斷山分二條北條為原維蒙羽南條為芒碭北盛南微泰山居北為之宗泗水行其中泰山西對太行山河濟故瀆行其中南對桐柏以東至揚楚間諸山而淮行其中汧水之源流則山之脉絡皆可求也故曰隨山濬川河過洛汭勢當就卑禹既疏濟然後引河而東過大伾又當就卑禹又疏濩然後引河而北於是河

行漳降瀆合滹沱滌易以入海此所謂不逆地助附屬孫順者也惟河入泗自北而南為橫絕阜麓然經導荷澤被孟豬蓋是因窪下之勢導而行之淺流覆被不敢劇鑿為深渠也後世興水利者大抵鑿山斷壑以墮天地之性雖其勢小大不同要皆與方命圯族同科蒙恬自以為不能免誅戮是矣經溢為榮導荷澤被孟豬益被皆一字之工足以觀禹跡杜佑通典力詆桑欽以為濟瀆已斷復行濟水與禹貢不同為謬何如曰非也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皆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

**導淮自桐柏** 以存禹迹非無理也佑言為過桑欽之失自是多牽合耳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導水書法有四弱黑沈不著所自水出平地也石者河有源也河源在夷界至積石為中國遂於此治理之非如淮渭有所止截也江發岷山漢發嶓冢皆自其源導之岷山今在徼外夷界虞夏為中國也地理志南陽平氏縣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以為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注潛流三十許里平氏金廢入桐柏縣水經渭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酈注引地說鳥鼠山同穴之枝榦明非一山也首陽今渭源縣山海經謹譽之山洛水出焉地理志以為出冢領山然則淮自桐柏而上渭自鳥鼠同穴而止洛自熊耳而上猶皆有源而不足疏治潛流更難徵故各著其所從始此導水書例所為不同者也淮自桐柏而下不待疏治而皆順道故獨記與泗沂會而已沂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導山稱鳥鼠導渭稱鳥鼠同穴果若地說本支不同歟爾雅謂其鳥為鷓其鼠為鼯大抵去

中國漸遠人物稍稍有變其常者天地之偏氣也海外諸國則甚有怪異者矣漆沮與渭且行且入而俱入河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

**道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澶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

**于河** 導洛以水入先後為序豫州伊洛澶澗以水之所出遠近為序洛出冢領遠於伊先伊後洛導洛自熊耳其潛源非所紀載也而洛猶為之宗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則三壤**

**成賦中邦** 九州攸同攷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四隩既宅即堯典四宅

楚與堂景山與京皆其隩也刊猶變易之變易而定其等秩也滌源言蠲除其泉源無敢壅塞之者陂障也障固而厲守之以待政令山川澤皆屬虞衡各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有功德則錫之山川九山九澤舊說九州之山川澤也司馬子長說九山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汶山九川弱黑河漾水江沈淮渭洛九澤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滎陽孟豬豬野雖皆有據舊說為是四海戎狄蠻夷道路開通會同於京師六府水火金木土穀庶土冀壤充黑墳青白墳徐赤墳墳楊荆塗泥豫壤墳墟梁青黎雍壤以此辨其肥瘠而知其生殖厚薄以參正貢賦載師任土閭師任力縣師行車人牛馬之政令有一不慎必為民害出之甚易反之實難故使致慎焉壤田上中下本三等三三而九之猶三等也成皆則法九州之內悉程三等而成賦法賦法不加是為夷狄

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天子建德因生而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禹治水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於此遂

定功載賜姓胙土命之氏焉姓紀其所自出氏別族也舊有土者功高則加錫已有姓與非大功大德不別賜水患已除土穀致用其民豐殖而不作德豈所謂克綏厥猷哉衆建諸侯使各教其所治之民然而其事必有本也一人躬行於上四方承式於下矣祇敬不距順也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曰有覺德行四國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

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

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去王城四面各五百里為甸服孔傳曰為天子治田賦謂

授田當出賦也包銍秸粟米總謂禾稟皆入孔傳曰稟供餉國馬周禮所謂秣也銍刈謂禾穗秸服稟事也不獨畜飼積以待薪芻稟藉之用四百里五百里去王城稍遠入粟米總銍秸粟米輕重必均王國賦法推行之於邦國又四面五百里為侯服采公卿大夫之食邑也周人稍地在畿內南邦小國五十里諸侯大國次國百里七十里孔氏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周晉為甸侯鄭為男伯是也又四面五百里為綏服綏安也是為牧伯之國作軍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揆度也度行文教魯衛是也奮振武衛齊燕是也成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詩稱召公曰關國百里內揆文教外奮武衛中國之所由安也又四面五百里為要服要言治之有大要也夷有全用中國之法者嚮夷和夷是也

有雖奉行疆理之政而事不能盡與中國同者萊夷淮夷是也蔡孔傳曰法也又四面五百里為荒服治之荒略而不詳也蠻視夷益蠢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也或曰蔡流皆放有罪者之名春秋傳殺管叔而囚蔡叔舜流宥五刑五宅三居蔡千里之外流九州之裔此為二等更一等則不同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東海西流沙通三千里南衡北恒通三千里是

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與賢與子孟子論之盡矣謳歌獄訟朝覲皆歸啓啓是以嗣禹

而立不知扈何以不服至于天子親征而猶大戰於其國野哉禹禪征苗啓繼征扈人心不同故事變多端也國語夏有觀扈周有管蔡皆同姓也夫子序書直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啓以君討臣扈為抗天子其罪可見扈在永興鄆縣有甘水甘亭案崇為縣本國在鄆縣縣極禹自夏有天下以鯀配天其支庶



改封  
扈歟

甘誓

大戰于甘亂臣賊子世固有之不得已至于討伐已非盛事而況至親骨肉哉故史不復書其所由戰之故乃召六鄉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

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

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召六鄉使聽誓也六事言各有軍事也數扈之罪以誓告軍帥然後中軍出號令司馬左右陳行而以天子之命誓之各行有司之事常武可攷繇汨陳五行彝倫攸斃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三正子丑寅之正也三正其來久矣禹與子而天下歸之啓歷數在躬歷數起於五行三正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者也五行扈威侮之三正扈怠棄之稱兵以抗天子是為威武之實怠慢棄滅不稟正朔其誓辭只二語見扈為反叛逆天害理故天勦之勦截也斷截絕滅之也恭行天罰是為天吏故曰啓賢能敬承禹之業一車甲士三人左射右執兵御主馬政作一車之將右與御佐之張侯曰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射人

曰使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蓋將選也攻治也各治其事謂之共命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詭遇御非其正之謂也師以持重為不可勝進退動靜莫不有法舍法而詭遇或可幸勝而不可以濟眾為法是故御非其正為不恭命三代節制如此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此為致師之法兵車戎廣闕革輕鄭康成曰輕車馳敵致師之車然則五車左右御皆當有法載於正典與司馬法不獨致師也春秋時已亡許伯樂伯攝叔各有所聞行之車政修而紀律嚴天子親征以遷廟之主及社主行無遷廟則以圭帛曰主命古者大封必於廟大刑必於社示弗敢專也軍之賞罰速不俟反國而行之周禮司隸掌盜賊任器貨賄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鄭司農曰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于罪隸春人臺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者古之罪人故書曰予則孥戮汝如鄭司農注則古書孥作奴盜賊男女沒為官奴婢者殺敵而不用命黨逆同惡以致盜賊之法治之也古人制法必有義又掌戮鄭康成曰戮猶辱也既斬殺又辱之蓋搏磔之也殺而搏磔之為辱稱戮男女沒入亦為辱之而稱戮歟春秋傳曰身死妻子為戮字或作僇此本古法非啓創為之至文王罪人不孥遂為後世法予則孥戮汝謂反國以王命行之或輕或重隨其事故與戮于社別出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啓子書言厥弟五人

則皆弟也序言兄弟五人五人自相兄弟也須待也

五子之歌 虞書賡歌夏書五子之歌皆詩也詩言志歌永言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二乃盤遊無度畋

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從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

禹之戒以作歌 尸主也以逸豫下屬滅厥德句絕太康既主大位而以皆由此而作其何德之能存一生一滅必然之理也民已二矣而方甚為盤樂也盤樂遊逸無復法度畋于洛表至十旬弗反有窮國后羿因民弗忍而距之于河民雖憤怨然猶能忍而不決者其勢卑不敢肆也姦盜乘之不復忍矣然則姦盜必有因而民本不能遽亂也其弟五人御其母從畋于洛汭太康舍其母而往洛表百日不見其母更失子道五子咸怨與舜怨慕之怨同以子從母以弟從兄皆不可離者也而宗廟委棄母子播越豈得不怨奈何不敬今失厥道皆怨語也夏史直書太康之惡而弗諱法之所不當諱也太康自以為子代父位如天之不可傾覆不復作德忘其祖之訓戒民棄不保以取滅亡若更諱之則繼世而有天下者何懲焉左傳羿自鉏遷窮石鉏在澶州衛南縣窮石在吐谷渾界是則羿既據冀又并兗又并雍 其一曰皇祖

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

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

敬 得乎丘民而後可以為天子是故近之則情親下之則勢絕以一人而視天下至眇也而愚夫愚婦或能勝予況合天下以為吾敵哉禹之恭如此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三數之多也一人而三失其心怨叢於其身何能堪之蓋不待顯明始為怨也凡乖離於冥冥之中皆當圖度而消散之朽索之馭六馬馬蹶而車償可必也敢不恐懼而反肆乎歸藏易王度紀公羊春秋皆言天子駕六馬虞夏以前車制馭禹之訓大要敬而已一有不敬滅德之事隨作 其

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與亂同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

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陶唐堯氏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既失君道紀綱豈能復存必至于滅亡堯舜禹皆都於冀以臨制四海垂中國之統太康失國固無可言者而羿安敢竊有之哉其遷窮石實為巢窟自固之謀寰宇記拱州太康縣城太康所築故以名其縣太康既逐而居此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

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

宗絕祀

五權百二十斤曰石關通也輕重之所由通也三十斤曰鈞和平也輕重之所由平也律度量衡皆典則也藏於王府為國之守器禹之垂創典則無不備以貽子孫皆可憑藉苟不至亂荒墜失其緒則何至覆絕哉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

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

慎厥德雖悔可追

其母子兄弟皆流離無歸矣夫民之志於忍而逐其君必且并與其父母兄弟仇讎之而將誰依哉鬱陶鬱結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民本以一時之憤姦盜挾之以竊發太康遂見逐然禹之功德在人心者未泯也事已決而反之民豈能無悔心哉五子咎太康失民非民之罪禹雖有大功在天下而不能救其子孫之顛覆皆所以感切人心也故其歌五章皆有意義一章言禹之謙恭得民自有謨訓而太康弗克敬承二章言逸豫之違祖訓遂至亡國三章言冀為天下宗有堯舜禹相傳之懿太康失之為忝厥祖而羿于帝王大統意在言外四章言禹法度明備太康荒廢之然乘四載八年于外萬世永賴之功豈能便至覆絕意亦在言外五章流落失所惆悵無聊幾使人不忍聞而不敢尤其民歌詩流傳其誰不動心羿之所為不敢遂蕩滅之少康中興而羿浞皆誅此歌實有所感動焉衛亡許穆夫人賦載馳蓋得五子之歌餘意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脗往征之作脗征

義和本一人居中授時四子其屬也分治四方諸侯義和總之兼稱四岳至此蓋獨掌陰陽不治方岳之事歟堯命義和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曆象本於欽若昊天而沈湎于酒廢時亂日只此固當誅義和有職守在王朝脗侯乃往征于其國叛官離次可以因見令之不肯從召之安肯至遂至用師跋扈甚矣夫子定義和罪狀如此脗國闕

脗征

告眾孔傳曰奉辭伐罪是也征者正也上討下之名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脗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

于厥邑脗后承王命徂征

太康崩仲康立於河南左氏傳稱羿因夏氏代夏政又虞人之箴稱帝夷羿則羿嘗自立代夏稱帝矣太康已失河北羿已代夏政而夏史曰仲康肇位四海正天下之大義也春秋大一統之義也肇始脗侯命掌六師受命為司馬之官也義和廢職逃畔荒酒九伐之法當行故承王命而往征之此夏史定義和之罪也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

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

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

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聖有謨訓典商人亦以湯

官刑為聖謨徵證必有明證故可使天下後世定保之天子必奉天人臣必奉天子百官無小大皆當修輔故其后惟明明詩曰明明天子又曰明明不已明明有繼之辭也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人臣之常憲也此皆聖禹之謨訓也故每歲申儆之孟春正月適人宣令之官以木鐸徇于路周禮適人木鐸徇戒為

小宰之職官師百官之長於是承訓相規正雖百工之賤亦執藝事以諫而況於公卿大夫近臣親戚乎其有不恭皆有常刑凡此雖為義和昏迷天象而發而意有含蓄太康以遊洛失邦凡有位于王朝者責之以修輔之義皆當有罪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今至於亡國覆宗奔竄以死則所謂修輔之職果安在而況畔官離次序私歸其邑酗酒自逸者哉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紀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

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義和不以仲康初立時逃去明矣羿亂義和畔歸于其邑仲康已立猶不返倣始義和世典天地前此未有擾亂天紀如此者日月之會是為辰季秋九月日月合朔于大火其宿為房一行說古文輯集義同日月嘉會陰陽輯睦變而相傷則為弗輯瞽樂師天救日伐鼓于社樂師掌之嗇夫承命奔馳庶人在官者胥徒也嗇夫有秩府史之屬漢有斗食嗇夫孔傳曰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供救日之百役日食大變自天子至庶人祇懼如此而義和曆象之官乃無所聞知昏迷于天象是為忽天道侮謨訓廢常憲以干先王之誅雖然太康之亡義和不禦衛仲康之立義和不朝觀是皆王法之所不赦者法皆不行乃始因日變而興師何哉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太康危難之際諸侯顧望首鼠必非獨一義和也既不可悉誅治而修明典憲當中機會義和職在奉天而忽不變戒其罪為

重是故此為誅首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

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

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六典司馬政典孔氏曰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曆象後天時若此果出政典則尊為曆象之官設此條其官司干犯憲今當討伐者宜各有條也或曰政典行兵之法也先時後時皆為違節度其罪皆殺崐岡出玉山脊曰罔奉行天討是為天吏為天吏而有逸德則其暴甚於火矣今當取其渠魁殲滅之渠大魁帥也王師之至而猶不面縛助惡旅拒皆叛逆若威力迫脅不能自拔而當勿治已經誅討便為染惡皆與之自新 嗚呼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戒哉

非不愛也而以威克之臨敵之戒所以用民命一死力非可以為常也羿與義和其罪孰輕孰重曰義和慢天罪固重而羿反叛豈輕哉然而事必有次第勢亦有屈伸正百官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四方太康亡國固以百官廢脩輔常憲誅義和正朝廷百官使體統皆正斯有以臨制天下且太康固為失民心也民心未回羿豈易治哉脅從亂之民據險固之地輕以治之羿未即罪亂何日可解唐河北藩鎮之禍根株百五十年至于唐亡正坐此耳書傳載羿浞之

事羿既逐太康終不敢廢夏祀聽仲康自立於河南其後浞殺羿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斟尋氏二斟夏同姓也至帝相居帝丘浞又滅相后緡方娠逃于有仍生少康浞處澆于過處豷于戈跨據河南北少康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奔有虞為庖正虞邑之干綸浞意不盡滅夏之遺種必不已少康布德以收夏眾夏之遺臣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滅過季杼滅戈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浞暴逆甚於羿矣少康之興固有天意要亦由浞窮凶極惡人心思舊反本而後其事可回不然少康一旅之眾二斟滅亡之餘豈能暴興如此雖然亦五六十一年矣一敗塗地之勢不能遽反自非禹之功德天命奚所眷顧苟非仲康少康之賢人心何攸繫屬王業復興夫豈易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

沃湯名論語名履故或以湯為字或以為諡史記名天乙契至湯十四世國凡八徙孔氏曰魯嘗都亳湯自商丘徙焉故曰從先王居十三州志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穀熟今應天縣蒙今拱州考城縣亦謂之景亳地理志梁國穀縣有高辛城寰宇記曰在穀城縣帝系譜顓頊封警邑于此商丘今應天理帝告釐沃孔氏曰告來居治沃土二篇以字訓與序意求之恐是如此凡傳釋逸書名義未必盡然史記作帝誥無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孔氏曰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今應天寧陵縣邦國皆有命祀不祀為犯今陵政已應討伐而況於殺人奪餉乎一童子不以罪而死是為殘賊仁義王法所當治為匹夫匹婦復讎湯蓋行方伯之職以司牧人自任也遺之牛羊使亳眾為之耕將與之同善也而傲虐滋甚不可訓誨於是征之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

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伊氏尹名經尹躬暨湯則名也或曰名摯尹正也官名孔氏曰字力牧之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莘國名今曹州濟陰縣東南有莘仲城湯進之於桀古者貢土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伊尹五就桀幸桀之改德也醜言其德垢穢為可醜也於是為不足事矣伐桀定於伊尹醜夏歸亳之日始入國門而遇汝鳩汝方與論夏事二臣商賢人二書必有異同之論惜乎其亡也伯夷之清伊尹之任皆存義也湯已征葛而伊尹猶自亳適夏鳴條誠不得已矣自帝告而下五書皆商史所作遷亳今夏王命征葛行夏方伯職事汝鳩汝方猶論夏事故皆為夏書堯典為虞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為夏書始終之際皆可攷也自禹至桀十七世史記桀名履癸

右夏書九篇其五篇亡

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說卷二

二十二

通志堂

尚書說卷第三

禮部尚書兼龍圖閣學士新昌黃度著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

誓 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湯誓師之書而夫子序之曰伊尹相湯伐桀言其事出于伊尹也前未有此事誓辭乃出師之日誓于國中而序述鳴條之戰終伐夏也今解州安邑縣東北十五里有鳴條陌陌在縣北二十里湯自陬升與桀戰孔氏曰出桀不意非路當出此耳升陬與記武王渡孟津同鳴條與牧野同皆臨其國都於是戰矣史官與夫子序書皆詳之事之變也湯十一征皆為行方伯之職桀不諒其忠而方忌惡之昏虐愈甚湯於是誓師而出征葛之後湯誓未出師之前桀能改德事為可已也曰果可已乎曰何以不可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此聖人之事常人安能與此可上而不可下可進而不可退秦漢以來盜賊僭篡之所為人遂比之騎虎此豈足以論聖人哉

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王誓眾正大義

也夫是之謂天討格至稱舉君臣有定分而至於放伐世固或以為亂也堯舜之禪湯武之伐皆權道也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堯舜薦之者乃可為禪讓孔子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亦必若桀紂而又有如湯武者乃可以言放伐是故非聖人而論權則亂而已矣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

不正穡事輕正夏重以農斂獲時出師桀之罪一日不可容於天下矣眾言奚敢不恤上帝為可畏也今汝其曰夏罪

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

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今汝其必謂夏罪其如我

所云者猶曰固知其然也率猶一切也言一切遏絕眾力不得用於養生喪死之事而又一切割剝之使獨豐夏眾知大命近止亦一切怠惰人各有心不相和合所謂農夫釋耒工女下機靡衣媮食以待滅亡也時是曷何是曰喪矣特不知其事狀如何耳予及汝不能相救皆亡而已民非后罔事非民罔使而夏德若此豈復可以君斯民哉必往言遂伐之也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

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天命殛之子畏上帝致天之罰惟有天德者能知之大賚功大者錫爵封國賚大封于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古說湯革命創制變

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非也夏社大社王社也天子之社也將遷去之而義不可夏社疑至臣扈二書宜有議論至周黜殷而猶存亳社用湯故事三書皆亡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俘厥寶玉誼伯仲伯

作典寶桀載其寶玉保于三朶湯伐之桀奔南巢遂俘其寶玉三朶今廣濟軍定陶縣東北有三朶亭古國也典主也誼伯仲伯二臣作典

寶述興亡之戒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大坰地闕仲虺名或仲氏奚仲

相天子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 湯武應天順人然君臣之名終不可廢是故謂之放謂之殺而不敢辭舜遷苗謂之放流宥之也封象亦或謂之放不及以政也南巢今無為軍巢縣放

殺不幸而有此也堯舜禪讓猶有子噲之事況放殺乎其為口實何疑是豈能無慙君子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今舉動如此若稍有可議使天下後世不肖無恥有所並緣以行其姦則安能不憂易坤上六龍戰于野其仲

血玄黃湯武戰矣必傷玄黃天地之色言上下皆傷也其至于此誠不幸矣 仲

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隳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

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民皆有欲無主則各求遂而亂矣聰明君德也

人無欲則志定氣清而耳目聰明桀聰明非必不若人也縱欲而昏昏故不能聽德視遠豈惟不能以民反塗炭之人主天下之表也表正則影從君不作德

而縱欲以競其民豈得不亂湯勇足以斷天下之大事智足以察天下之大變天所錫也均成五服使萬邦惟正之供皆有典常與天命流行天使湯表正

萬邦纘禹舊服湯禹是率其舊典以奉順天命是則桀為弗克若天矣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

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凡其出命為割剝之事皆為矯誣天未嘗使人

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

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簡忽也簡忽賢德附托勢力韋顧昆吾之屬助桀為虐商始不見容於夏矣莠在苗必及秕在粟必簸颺而邪之醜正乃亦如有德則興無德則亡不可得而私故謂之

天位堯舜授受湯武放伐本一道耳豈嘗有私意哉桀惟失德而後天命改授乃不自省畏而欲剝商去之是尚可與言堯舜薦賢之事乎湯之誥萬邦曰爾

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故夫子誦其言桀既私留大位而同惡助之將賊害賢德故小大之民無不戰戰懼陷非辜桀暴亂天

下天下所恃者湯而已湯亡誰拯其亂哉此商師之所以遂出也史記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湯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

之夏臺已而釋之桀放而死謂人曰吾悔不殺湯使至此 矧予之德言

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夫豈嘗以天下為私哉湯

執中立賢無方其程度皆自己出改過不吝湯武反之也十一征無敵於天下天下信之惟其無私而已 乃葛伯仇餉初征

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



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

哉是可以君天下矣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

亡固存邦乃其昌上無明天子方伯為政諸侯之賢者佑之有德者輔之忠者顯之良者遂之弱者兼之使有所附屬昧者

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改其社稷羣祀降其宗親皆侮道也凡此大要不過因其亡而推之因其存而固之所謂因其材而篤焉湯代行天職如此商邦之所由以昌盛也十

一征規模可見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此存亡得喪之

也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湯既伐夏實任君師之職仲虺以其慙也故言昔之所已為又言今之所當為天下任重放伐雖蒙其慙不得已也已德不明欲民之協中難

矣自昭明德民被皇極之福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使

足以遺其子孫此皆今日之當務也此書皆言桀縱欲故昏不能又民湯無欲

故聰明民奉之以為主而終篇制事制心實為舉要之語大抵人主之欲為難

制也益戒舜猶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漢武帝曰多欲不可以君國子民信哉

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此專論伊尹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王桀自謂伊尹不若己而舍之故亡嗚呼慎厥終

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有其始矣克終為難殖有

禮覆昏暴此理為不可易也欽崇永保安敢廢諸蘇文忠謂仲虺誠忠矣而湯之慙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放殺之名雖其臣子不能蓋夫惟湯武未嘗

求蓋也夫不蓋其名是以為仁義之盡使有其實而欲蓋之則私而已矣何以為湯武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夏命雖黜復歸于亳以待諸侯之至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正天子號令王曰嗟爾萬方

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

性克綏厥猷惟后衷古訓善性之有也天降衷于民使順有常性能安其道則有君焉故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

予覺之而誰也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

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民弗能

其心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

天命明威不敢赦降災彰其罪猶不悛湯遂伐之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

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勳力以與爾有眾

請命出師類祭行王事也聿述述古事也元大聖伊尹黃帝堯舜以來傳記所傳皆有聖師聖人義理之會也告於天無愧辭謀於聖人而協桀之

罪為當討矣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貴若草木

兆民允殖天佑下民信矣桀於是退黜屏伏去夏歸商豈有差忒天下更新煥然貴飾如草木之華精神氣象為不同矣兆民信能生殖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天使予輯寧爾君公卿大夫而未知所以自免于戾故懼孔子曰治天下者不敢失於小國之

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悞淫各守爾典以

承天休於是為商諸侯故稱造邦彝常悞慢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爾有善朕弗敢蔽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伐夏天下之公義也此義未嘗廢誠使爾

諸侯有如舜禹之盛德吾且薦之於天使吾不可以任天下之重釋位去之何敢過天命哉然則堯舜湯武之道廣大公平禪讓征伐所遭不同皆未嘗以天

下為私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

方湯既伐夏而其民猶不能遷善遠罪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綏猷之言不其病諸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

終

咎單作明居各單臣各明居書二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

而卒於是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湯適長孫一曰祖甲孟子外丙二年湯没六年三易君外丙猶未終喪而沒歲月易相亂恐疑後世故序書稱太甲元年且以見遷桐即元年事伊訓肆命徂后三書繼作太甲不受教而遷之太甲序太甲既立不明與此相類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商紀年曰祀十月商正月商

周改正朔以一號令而詩書紀月不改夏正天時不可易也嗣王踰年即位伊尹主祠事奉嗣王朝廟此古者冢宰攝政之禮也侯甸在千里之外來見新王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夏商侯服為王畿甸服則周侯服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

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

攻桀自鳴條而出令則自克夏歸亳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趙岐曰牧宮桀宮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

虐以寬兆民允懷為人君止於仁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

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本立而道生不立無本道何由生是故立愛於

其親充之而無所不愛立敬於其長充之而無所不敬嗚呼先王肇修

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

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肇始也湯人紀

之修自立愛立敬始從諫順先哲居上明為下忠待人恕治己嚴皆人紀也愛敬之充也中庸九經愛敬而已桀廢棄人紀湯始修之而遂以有天下大要惟克艱故能致此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

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

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

蒙士官刑雖設苟無哲輔果何益哉恒舞酣歌近于巫覡貨色遊畋淫蕩不反侮聖言則無所忌憚逆忠直則無所降屈遠耆德則廢典刑比頑童

則所趨必下逆倫害理亂之道也人主至此益難救食其祿居其位而不憂其敗非人臣也故有不匡之刑故侍講劉貢父曰墨非刑名也臯陶刑昏墨賊殺墨貪也臣不匡君貪其祿位故坐以墨蓋死罪也孔氏曰蒙士例謂下士或曰蒙矇古字從省為蒙周官瞽矇掌弦歌諷誦召武公稱矇誦衛武公亦曰矇不使歌誦之以儆邦君卿士伊尹取其言以戒嗣王嗚呼嗣王祗厥

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能敬其身則必能念祖矣洋洋廣大惟上帝不



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提要之言益明簡

肆命祖后二篇亡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

尹作太甲三篇太甲嗣仲壬而立不明居喪之禮伊尹營桐宮居之夫子序書謂之放孔氏曰不知朝政曰放然則古者君喪

雖冢宰攝政猶當有所關白放居桐蓋使專典喪不復預他事也庸常思常道一曰庸用思用伊尹之訓不明而放之思庸而復之人無不知伊尹之心者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古說桐湯墓劉向曰成湯無葬處伏滔北征記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冢墓皆為丘墟寰宇記伊尹冢在宋州楚丘縣箕子冢在宋城縣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或曰阿保思保也故亦曰保衡伊尹作書曰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

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

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諛古訓是審諦之意顧察而審諦之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也於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無不祇肅言一本諸敬而已親親尊尊愛敬充焉居喪失禮是謂無本百神爾主何以承之惟天監其德而後有以集大命為天下君宅居師眾尹身親相湯以有九有之師故今嗣王大承其基緒誠願如先夏之有終而其相亦惟終不願如其後嗣王之罔終而其相亦罔終君有終則相亦有終君罔終則相亦罔終是故君相一體安危休戚無不同之太甲之克終不終伊尹安敢不任之於其身哉夏在亳西故曰西邑夏自周忠信為周終始惟一非忠信能之乎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嗣王知所戒則敬而已矣敬則盡君道為君而不盡君道則為辱乃祖成湯矣王惟

庸罔念聞庸用王惟自用無念聞伊尹之訓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

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

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

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此諫語也昧未爽明不顯之平且清明之氣也顯存晦亡旁非一方啓迪開明而蹈行之旁求俊又啓

顯之平且清明之氣也顯存晦亡旁非一方啓迪開明而蹈行之旁求俊又啓大顯亦明也未明而大  
迪後人夫是以伊尹有托孤寄子之責越顛墜也隊厥宗忝厥祖越命自覆雙  
然危亡之戒人之縱欲為侈快意朝夕不為久長之謀也機弩牙括筈虞人張  
機必省與度準乃釋不苟發也孔氏曰機有度以準望古機猶有存者銅為之  
植度於其側大學在知止在止於至善能欽其所止則能率循成湯之所行也  
大抵伊訓太甲之書專務教敬而敬必本於愛也太甲自謂欲敗度縱敗禮是  
由儉德之闕故  
伊尹舉要諫之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

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周公

曰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繼體而立而執喪不如禮不義莫甚焉此漢之所  
以廢昌邑也然霍光解璽之際昌邑猶能言古天子有爭臣七人不失其天下  
是則漢公卿安能無愧色伊尹諫太甲言語略盡而猶未克變是不可以口舌  
爭矣不義之習將與性俱成性無有不善習或移之狎習子非敢習為不順有  
不得已者伐桀放太甲皆非順經營桐墓立宮使居之成湯遺德餘烈足以感  
動人清廟曰對越在天駿奔走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密邇先王而訓之  
擇端良之士與王居便嬖近習一  
切屏絕不使溺於世俗迷而不反  
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孔氏  
曰居憂位蓋專使典喪也允信孟子有諸己之謂信信則不變保克終矣太甲  
之放為居喪無禮而自伊訓而下諫辭未嘗及之惟教之立愛立敬以修人紀

鑒于三風十愆之訓以敬慎其身推而觀察天命承事鬼神終先王火業莫不  
由此居喪失禮豈待指事哉至此猶未克變將恐其惡遂成乃始攻其不義之  
習名之曰不義夫其得已乎祖桐居憂實始自覺不但遷善且能  
信德登而進之允實光輝太甲遂為商之令主此伊尹格天事業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三年

喪畢冕服而見于廟是謂即政朝廟禮之常也自桐歸亳而見廟因復政厥  
辟事之變也居之不疑從容有常君臣之際無迹可尋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作

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胥

匡正周官九兩繫萬民胥匡以生也君民匹敵之勢祭塗炭斯民湯由是伐桀  
太甲幾又失之故伊尹以為復政第一語傳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湯取天下誠  
有功矣使太甲無克承之德商之載祀何以能久秦漢以後傳祚久  
近之效皆可見太甲克終厥德是為商萬世無疆之休誠有天命焉  
王拜手  
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  
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

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太甲之言怨艾昔非歸恩師保明白洞達如此可謂允德矣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

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后來無罰修身固將以治

國平天下也自家而之國自國而之天下無所不協斯之謂信人皆有此信故能協太甲曰不明于德伊尹曰惟明后自昭明德豈可已乎皆有邦也而鄰國之民望湯如此湯來則底善無罪罰允德之協于下也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

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必將視乃厥祖敬而勿失始于家邦而已矣斯須豫怠何以爲懋德思孝思恭無時而不在念也形見於奉先接下之際耳蔽於近而亡遠何明之有耽於非度而荒德何聰之有伊尹猶防太甲舊慝之作朕承王之休無斁王無斁則朕承王休亦無斁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言之悉矣於此重發明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敬仁誠所出同天

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五帝異禮三王不同樂而其道一也流連荒亡不同事而同亂始也與治同道終也與亂同事得非緝熙光明之學有所闕歟明明言光明相繼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

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懋敬自強不息也若升高必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道有本末事有先後未有一蹴而能至者也無輕民事惟難

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太甲於是始親政故有慎終于始之戒惟難惟危慎之至也始或廢之終何觀焉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逆心之言正使狂真妄發苟求諸道亦可容忍况嘉言乎遜志之言正使同心協謀猶當求諸非道或恐未能盡理况以邪佞投合乎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長也君正莫不正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



于休

伊尹將告歸矣故終篇陳君臣之戒既曰辯言必有新奇可喜之論不必庸君甘心焉袁盎一語而絳侯禮貌遽衰辯言之易惑也霍光既立宣帝猶秉政權君臣之間卒有遺憾寵利之可戒也辯言亂政寵利居功主惑而國體虧斷非美事商周盛際安有斯事伊尹推理勢所至故言之以為世戒

伊尹作咸有一德

一德天德也中庸曰純亦不已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太甲方倚重師保而伊尹遽歸商王業已

定太甲克終允德伊陟臣扈皆足輔王伊尹可以歸矣是為人臣常道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謀信常不已也一不作德桀紂不難至也故為亂亡之道

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

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慢神必虐民旱麓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之師爰革夏正

暨及不以君及臣而以臣及君伊尹於湯誠有教迪之功伊尹言之不嫌以為天下後世法夏正寅商正丑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歸于一德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

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一則無所不順故動與吉借二

三則是非參錯其偶不與凶會幸而已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

茲其始矣固未見其所終也終始惟一是為日新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

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左右師氏僕使

宰膳趣馬之屬朝夕在王左右者也人主作德不作德左右關係為多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大意是上輔君下又民而其語難協為臣不易故當慎同寅協恭和衷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不可以小成

也苟主於善則皆可師善非一端而已也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奪也又曰大舜有大焉樂取諸人以為善白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者伊尹懼太甲之小成也故教之以取善之道如此太甲能信矣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可不知勉乎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

徧覆包涵則其言之大悠久無疆則其心之一有是言而無是心朝夕變遷安可保也先王聰明時又民

永其祿王言之大王心之一則為能綏安之使斯民同底于善無終窮矣生與欲並生哉之生同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

親盡而廟不祧可以觀德矣賈誼謂文帝曰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商祖契宗湯太甲廟不毀與湯為二祧如周文武歟鄭康成曰殷六廟非中宗高宗

廟亦不毀此禮由商而來長萬夫則部分廣可以觀政矣后不自立非民何使民不自治非后何事君民本相須也其至於非睽渙散仁之賊義之殘也民非

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而既言之此又言之者人主不可以不常知此意也匹夫匹婦有不自盡亦何遽至於罔成厥功哉然失一人之心則

天下之志趣乖魏武帝一接張松不滿而蜀之士大夫舉不為魏是故明君必恭儉禮下自廣狹人之累當深戒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太甲子皇

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已氏平利鄉今楚丘縣漢已氏縣訓以伊尹行事沃丁亡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

作咸乂四篇

伊陟伊尹子太戊中宗沃丁弟太庚之孫祥妖怪孔氏曰桑穀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史記一暮大拱巫咸臣名

周公曰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咸乂四篇亡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原臣各二篇亡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鄒史記作傲李顥云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教倉是案教倉在今鄭州滎澤縣西

仲丁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相今相州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史記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衰復興巫賢任職又曰祖乙遷于邢耿今河中

府龍門縣圮毀也耿毀遷邢蓋兩遷索隱邢音耿恐非盤庚五遷鄒相耿邢殷祖乙兩遷為是邢今邢州龍岡縣祖乙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自仲丁至陽甲廢適

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此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殷今河南偃師縣謂之亳殷從先王居猶晉絳楚郢也咨嗟相怨不欲遷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眾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

曰其如台民不趨令適新邑之居籲和感憂人皆重遷若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勿恤可也然古人終不肯違眾而獨舉以智力求濟率

和悅眾憂必使盡知其為不可不遷而聽命焉矢直直寫已之情也或曰矢誓要質之於鬼神也我王祖乙爰于宅居茲謂邢也劉殺耿圮遷邢邢山國所謂適于山也耿為水所圮於是來宅于此今其事變患害已至重吾民無盡殺為其不能相正以生也我於龜以稽疑龜告如我謀先王有

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先王有所服行

敬謹天命此猶不敢常寧不常厥邑至于今五邦矣況今吾命民不能胥匡以生而豈敢懷安乎五遷必皆有故遷都大事宜皆有天命然古人簡質不以遷為難故自契至湯八遷自仲丁至祖乙四遷民皆聽命無異論至盤庚之遷而怨咨作安土之意已不能如古矣今不承于古罔

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

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

方今不能承于古而遷為人情縱肆法度委廢天且斷絕其命汝猶罔知而況敢謂克從先王之烈譬若顛木之有藥庶幾其能興起乎今遷則天且延長

我命于茲新邑可以紹復先王大業底定四方也王國居中四方承之玄鳥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自王國猶不能立法使民相正而生四方豈有底綏之功先王之業墜矣已上總論遷都大意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

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庚盤之遷其大家實憚之小民未必盡不樂也盤庚將教訓其民推原不適有居之故皆自在位者始故以常日舊制所服行者先王法度大意則曰無得隱伏小人箴規其上之言詩曰民雖靡盬或哲或謀遷都之利眾人雖未能盡見亦豈無智識之士知之者大家不樂壅遏民情議論偏勝不可據依故使一宣達之遷都事實為可求矣此史官紀盤庚行事大要魏相白宣帝去尚書副封而霍氏逆謀始得上聞是亦為正法度也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

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眾羣臣也汝當以道黜汝傲慢之心古我

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

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

弗知乃所訟先王圖任舊人共政修播告之辭未嘗隱匿其指王必用大敬無過失之言故其民順令曠然大變聒聒多言之貌今汝

聒聒起而信受邪險膚淺予弗知其所辯訟果為何事此豈先王所以圖任其政者哉言在位羣臣不能繼承其先人同力王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於巨室世家梗政此時已患之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

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非予自荒念舊之德惟汝含蓄恩德無所畏惕予一人號令誅賞之所自出也

譬若火作而弗救乃坐觀之則自一燭至於炎無由息也是豈非予拙謀作汝過失至此乎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

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舉綱而條不亂言事必有其序也農夫利穡而有秋言事無有幸而致也

盤庚興商規模自遷都始故以舉網言之遷則可以紹復大業一勞永逸不遷則委靡頹敗將不能為一日之安故以服田言之

汝克黜乃

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

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

其固有黍稷

汝能自黜傲慢從康之心則能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姻朋友皆蒙被之今則不然丕乃敢大言皆世閭也故自謂有積德

戎大昏強虛言惑眾大毒遠邇邢山國田少使其人情農自安不強作勞不服田畝遂至於固有黍稷此為不能胥匡以生事實盤庚之遷其大端在此

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善汝不協和

善言于百姓而使咨怨不適有居惟汝自生毒大家總于貨寶小民罔有黍稷乃至于禍敗姦宄自災于其身恫痛民之惡汝既先之而猶自奉持其可哀痛之事刑罰將至雖悔何及乃奉其恫吉其凶也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

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

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

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相視儉小小民箴誨之言猶相顧忌恐其發有逸不協義理矧予制汝短長之命而無所忌憚苟有異同可不告朕反覆議論而相動以浮言誣誤眾人恐遂一沈溺之譬若燎原之火雖不可嚮邇而猶可撲滅豈以羣起之勢不復可奈何哉是將以刑法施之矣若其至此則惟汝眾自作弗靖豈予之咎盤庚欲舉法以治不從令者而卒不用也如所云夫豈不可以行法然而不教而殺忿嫉于頑堯舜三代之盛未嘗有此必訓告必教誨使理悟而心服所謂以善養人者每如此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

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

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

非德

人求舊器求新各有其宜也予先王與乃祖乃父相及逸勤予豈敢不念其子孫而動用非罰乎世選勳勞而官爵之不敢掩爾善念舊之意如此也爾祖與享於先王廟廷有善而作福有禍而作災照臨于上不可欺罔予亦安敢一切姑息動用非德乎非罰非德皆謂施之而不當理也予

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言多出而志不審何能中乎

汝無侮老成人無

弱孤有幼

老成之人智慮及之當有知遷都之為利者非必舉一世之人為異也孤幼不能自立隨其長上為向背也如其不昏作勞不

服田畝至於仰事俯育不能無憾是為虐之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

無有遠邇用罪

作猷

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為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為之長當率其民勉出

無有遠邇用罪

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自陷於死而罰施之故曰伐厥死

邦之臧惟汝眾邦

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

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致吾之意而告之也王曰商俗靡靡利口為賢然則商人口之不度所從久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

有眾

作動也將動而遷乃話其民弗率之故大告之以信其有眾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

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造至升進使前大司寇大詢朝位三公及州長

百姓

嗚呼古我前後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

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

咎比于罰

先王無不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其君相與感憂鮮以不浮于天時之故浮猶溢也天時溢出為災猶洪範極備為凶也殷降大

虐水圯都邑先王不敢懷安其所興作視民利為當遷汝曷不念所聞古后之行事其所以承汝使汝惟喜樂安寧將與汝共之非汝有過咎比于五流之罰

而遷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予所為順和懷念此新邑

豈非為汝故以大從吾為民之志乎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

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

惟自鞠自苦

試言試其事也灼然已見其可為而曰試者為眾人之不能盡知也今人猶曰且試觀之遷則安定厥邦不遷則莫可為也汝不憂朕心之所困如此乃皆大不宣其心務自覆匿不能欽念以誠而動我此豈所謂保后胥感者乎不順我而遷喜樂康安不得共之必且自窮自苦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

稽自怒曷瘳

譬諸乘舟而弗求濟必臭敗其所載物爾誠不相屬猶豫稽察而至於禍敗雖自怒何能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

汝不謀度長久以思汝不遷之災是大勸憂之道必自底於困窮苟安朝夕有今罔後汝謂此何生在上乎傲誕從康自作之咎生於下不生於上也河亶甲以前事不可考祖乙之遷以水其災已見故其民樂從盤庚之遷以其民不能胥匡以生其禍尚隱伏未能盡見大家又壅隔其間故其民憚從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一故不變起於穢必自臭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

奉畜汝眾

人且悞汝偏倚汝身迂曲汝心終必有災不服常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故予今將迎續汝命于天子非威脅汝用

奉承汝畜養汝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

爾然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

神后高后皆湯子念湯勞來爾先人使作德故予亦大能進爾於善用綏懷爾則既然矣我若不遷政教不行陳腐于此則汝何能善湯必大積高

降罪疾於我而言曰何得虐毒我民

汝萬民乃不生豎予一人猷同心先后

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

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生生充其類進善不已也易曰生生之謂易盤庚言我不能進爾於上湯且降罪疾於我汝萬

民力不能以類茂長於善暨予一人借之大道而同心焉湯亦大降與汝罪疾曰何以不及我幼孫協比而致有差爽之德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幼

孫盤庚自謂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

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弃

汝不救乃死

先王勞來乃祖乃父故汝共作我畜民衣食温飽長老慈幼是為畜民而汝不臧厥心乃有戕害之事雖包藏不露而鬼

神知之我先王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懷我先王之德不平怒汝乃斷弃汝雖死不救

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

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

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位雖有高下而皆與人主共治政故曰亂政同位治政有位在民上而不恤民具乃貝玉

而已汝又信其誑惑不順我遷故乃祖先父大告湯使作大刑於朕孫開道湯大積高降弗祥前篇訓有位無此語士君子當自識此理也此篇訓萬民故及之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省察禍福是故國家誥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人心敬戒懍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放肆慢言恣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方顛迷豈能識察故雖隕越殄滅而猶不悟大抵古人鬼神之訓皆非假說之言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推此必然耳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

心 事不可已故告之不易其憂為大故當永敬絕遠而不相

親事何由濟各安其分而念于道必能降以相從中苟不設犯分違道必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

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

邑 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況嘗有異論動搖或恐姦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吉善迪蹈顛越隕墜不順理不恭怠傲今法惡逆不道不敬也暫遇

人而劫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小者劓大者絕滅無遺育不使易種于新邑 往哉生生今予告汝

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

懋建大命

奠定其邑居而正廟社朝市郊野之位其衆新至勞來安定之告戒之使無戲怠勉立大命於新邑

今予其

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

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遷事百姓容有不能盡知吾心者浮言胥動今悉無罪汝汝亦無復共怒協比讒言於我

古

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

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先王祖乙祖乙圮于耿以屢遷靡定將使功多于前

人故適于山擇高而居用降損我凶德使災害悉去降猶今言減少也自祖乙至陽甲六世矣夫亦為有美績焉觀辭意則以鄒相皆因水而遷者至耿則不 因水盤庚之遷必有以也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 不平經界正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山居固遠水而險阻狹隘其初遺民猶 少久而生齒日繁地不能容於是蕩析離居任地不以井邑丘甸而田法壞域 民不以比閭族黨而比法壞斂財不以郊甸縣都而賦法壞治兵不以五兩卒 旅而軍法壞是則山居而地不可井民不可比先王法制靡爛敗壞舉不可行 所謂失于政陳于茲蓋不可一朝居也公卿大夫具乃具玉而已自其婚友不

昏作勞不服田畝驕隨易貧其害猶如此而況於小民乎惟墊溺之憂屢遷之擾民得休息久而安之遂不復顧念其他所以遷事一起而咨怨竝作居民乖異莫能合也盤庚反覆告教言語略盡而其意卒不宣露至此始自謂敷心腹賢腸歷告朕志則豈不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亦有所難言歟盤庚智足以謀勇足以斷仁足以行然亦不易矣盤庚又入世至武乙去亳徙河北即朝歌又三世至紂淫靡而亡其世家驕淫周公遷于洛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此商人風俗盛衰本末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

祖之德亂越我家

遷奚能遽復湯之德哉不遷人情詭習法令垢弊奔本逐末浮偽淫奢誠不可為已大抵都邑歲久繁庶

勢必至此盤庚之遷不因災變徒以其民不能胥匡以生而自謂固知朕及天之斷命其患有甚於水者衆人之智不及此復湯之德規模自遷始

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所以與厚敬之臣恭承民命用長居此地于新邑

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冲童

退托童人當異同之論始作夫豈敢廢之弔至由用靈善其至者用善而已至言其為不可加也吾謀之既善卜之又協其敢違之乎宏賁比日大也審謀考卜用大此

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懋勉簡檢相助

肩任鞠窮也勉擇參伍僚屬以助之人謂邦伯師長也必當念敬我衆好貨者非所任果敢恭敬滋長於善哀矜窮乏之人而能謀人之保居者序之於位尊敬之鴻雁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今我既進汝告以朕志矣庶事方殷凡所施設不能皆善其順於理則承之否則相與反覆之無有弗敬當黜遠貪饕其能滋長於善自用有常而後用敷民德永任一心勿替引之總于貨寶言專利也貝玉貨寶之戒至此凡三遷都異論實起於此山藪財貨出焉民不盡力於常產機巧趨利有勢力者則常擅其權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臨韓獻子曰不可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夫近寶之貧民必有竊持其權者而利歸於下晉大夫所以樂往商諸臣所以重去宜皆以此也盤庚遷于寬平之地將制民常產正經界而均一之以興教化使日遷善遠罪而保天命焉苟惟士大夫趨利之俗猶在豈惟民無所觀法而壞法敗政必有自茲始故其丁寧切至如此堯舜禹皆居冀惟商居河南豫州之境地最平廣井法行焉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

篇

高宗名武丁孔氏曰傅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工徒屬工官故刑書謂之

司空書高宗直使百工營求之於野蓋亦得之於夢也水經沙澗水出虞山東南經傅巖有穴名傅窟即說隱所俗名聖人澗寰宇記在今陝州平陸縣東正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亮信陰默謂之信默誠未嘗言也

羣

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

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

令明哲故作則天子君萬邦故百官承式羣臣言王固明哲矣言則作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高宗舊學于甘盤明哲知道羣臣知之居喪不言禮也既免喪而猶不言百官有司無所稟承得非賢者之過乎故羣臣諫之王言

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自謂其德不可以正四方雖一言不

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乃審厥象俾以形

敢出知樞機之不可不慎也恭默思道是之謂知本恭默存諸念皆息是為思道精誠昭格帝夢形焉

史記巖作險周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

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是則孔氏所謂澗水壞道築護之是也說無姓遂以傅巖姓之

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爰於是而立為相置諸左右命之納誨輔德德保之也古者冢

宰猶是行有司之事相則師保也仲虺為左相伊尹為右相周召相成王為左右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

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

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天下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國家

以康兆民同官為僚暨及也使說表倡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必若欽

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

不祗若王之休命木之從繩雖曲必正后之從諫雖狂作聖學問之移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聖人分量

其惟有終乎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無終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時而終乎夫是以有數學半之論說復于王曰惟

通志堂

尚書卷三

通志堂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是為冢宰始臣之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

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民王為元后公侯伯子男皆君也公爵最尊天子諸侯皆有大夫庶官有師有長皆舉綱而言惟天聰

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

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

明乃罔不休天聰明聖法天臣欽順其君而民聽焉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惟口起羞也甲冑所以

衛身也人莫不自衛而後兵戎與焉衣裳在笥必自貴重勿輕出輕出則人亦賤薄之矣無瑕者可以戮人干戈之伐必自省也凡此王當戒之信此能明則無不美者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

惟其賢官無小大一官廢則一事不治遂害大體官私昵爵惡德拂天違理人心不服邪惡得志亂必及民慮善以動

動惟厥時寡慮易也多慮蕙也易多敗蕙不及事不易不蕙其惟治其心乎動惟厥時中其會也有其善喪厥

善矜其能喪厥功善與人同舜所以為有君德也驕矜起於自私一己之善猶無以容之況能以天下為度乎惟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及其閒暇般樂怠傲刑政不修患至而圖之何及哉無啓寵

納侮無恥過作非小人難養啓寵即納侮諛佞欺蔽皆侮道也蓋藏而不用其情為恥過取過即作非之端孔子曰君子之

過如日月之食小人之過必文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政事醇疵一二而治之則弊弊然矣端本澄源惟其所居何如

耳禹曰安汝止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

則亂事神則難簡與黷皆弗欽也說以冢宰論事無非其所當言者其間不無有司之事而亦必本於君德說枚數條列類皆

高宗所闕刮磨洗濯乃猶有不能盡除者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是為干戈省躬之戒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是為黷于祭祀之戒說皆有所預見其言

不虛發也扁鵲視病方其在皮膚而易治腠理深矣府藏何及此二事高宗中之稍深故其證狀終一發見王曰百哉說乃

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夫豈不行而無聞焉憤憤而已說拜稽

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知行難易何如曰皆難知謂透徹大知非小知也大知致知也知之至也智光融照動與理會



茲豈易事哉雖生知亦必有用力處高宗罔聞于行厥終罔顯之語誠有疑處未能全徹却是知有此事既弗視地厥足用傷足與目相為用此喻極的當非識得此理何緣能出此語故其求傳說之助切切也大抵行與知本相須也孟子論智聖巧力只是知與行夷惠行得到而知未盡故有中非爾力之語余嘗謂求賜皆知之矣雖巧而力不能到百步之外箭至中道而隊巧果何施然則孟子論夷惠是知處欠傳說與高宗言是行處欠行所能至知或及之行處無力所知亦能退落故傳說教高宗力行以致高明光大之功其實真智全力即是精一之學皆非易事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既厥終罔顯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本受道於甘盤也又曰高宗舊勞于外爰

暨小人孔氏曰小乙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此言遜于荒野為合遜于荒野固為欲知民事當亦為從甘盤而學也甘盤不仕來學往教之義古人嚴之入宅于河王都在河北時自河徂亳從盤庚遷亳也歲月非不久及其終無所顯明自言其學未竟也爾惟訓于朕志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

罔予弃予惟克邁乃訓自其在心為志而訓之故謂之格心作如遐不作人之作猶曲蘖作酒醴鹽梅作和羹也

交修言不一也隨事切磋之不使有微小遺失也邁行也說以力行要高宗故高宗有克邁之言焉 說曰王人求多聞

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春秋天子之事稱王人本此天子稱王人不敢斥尊猶今稱陛下也王人求多聞實將措諸事業而不於古訓則安能有所獲事不

師古創意立新而為之源流不接損益無章必無可繼之功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一意乎其內學聚問辨誠闕焉約而不博傳說恐其不足以建事故以多聞之求古訓之獲為論學之首亦教其所不足也然而高宗為有本矣子貢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仲尼焉不學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吾一以貫之夫無所不學而一以貫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惟學遜志務時

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

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遜順

也高宗求訓志之助故傳說有遜志之言高宗求道亦感矣徒思不學久之必殆故傳說學于古訓為第一語博其外也惟學遜志為第二語寬其內也遜志優游不迫也務時敏拳拳服膺不失也遜志務時敏即孟子勿忘勿助長也張范陽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厥修乃來與道相應自得之也允信允懷于茲信保不變無有間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于是而道積矣躡等陵節非積也教也教者學者至此各及其半而已記曰教然後知困學然後知不

足遜志務時敏允懷于茲教者猶有所指授自此而往豈有法可傳哉故困學  
者用力至此亦常患不足故中道而廢高宗謂雖受學於甘盤而未竟故傳說  
以數學半為言蓋雖甘盤教亦止此而已然則一念終始典學之功在人自致  
焉而典常也一念終始必常于學則厥德之修有不能自覺者純一正念更無  
它念此是少學力道積矣而學不已於是乃入聖位始敏中懷終念皆其致  
力處也始來中積終罔覺皆為道之候也譬之植苗發秀穎粟皆有其候焉孟  
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之謂也來  
積罔覺皆有梯級熟而後進故謂之章如篇章之章如章程之章非可以襲而  
至也狂狡簡率雖有可觀而不純粹不精微久久其病皆出厥修罔覺其學成  
矣將舉而措之事業而先王成憲無所覽觀則未免有過失大匠誨人必以規  
矩雖聰明如堯舜其治天下亦必稽古成法師曠不以六律不能成五聲離婁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負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學到聖人  
地位方能如此後世學者喜作而不喜述輕妄反古非是無識見却是欠學問  
識見漂溢無規矩準繩故其病如此高宗識見高傳說預見其形象故終始訓  
戒之始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終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其致  
意深矣罔覺之修成憲之監高宗之學有體有用高宗自謂德不足以正四方  
乃至一言之不敢發既相傳說則汲汲於訓志之助是誠知所不足矣傳說數  
語本末兼舉隨闕而補之應病而藥之致君之學可謂盛矣雖然夫子有言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則說之自致者猶未知其所終也其教高  
宗奚敢不知困哉盡其辭語所及而使高宗自致者終不可見教者學者誠半  
而已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古人相業必有次序孟子曰人不足

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首務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固宰相之職則又其次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

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

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

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

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

辟于先王永綏民

此非一時之言史類次前後以成書高宗之學大成矣是以四海之內咸仰其德而高宗歸功於說以為

教之力終學半之言也不曰教而曰風風有感發之義大雅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股肱非其人則不可而必聖臣乃足以居此選惟伊傅足以當之惟湯

高宗為能知之湯格于皇天伊尹作之也學至於格天則至矣高宗以此要傳說則終始典學之訓實能不畔於其師又治也大畜不家食古養賢也說已為

高宗出紹辟綏民皆其所當自任者而後說不為虛出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之言真可承堯舜禹湯之緒非其學之成奚能至是說對揚之以為可布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說命上篇得說置之師保之任以求諫誨中篇為冢宰

尚書說卷三

通志堂

論事指適高宗闕失切磋之下  
篇論典學全功高宗遂入聖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

宗彤日高宗之訓 祖已臣名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以高宗各篇史追稱初名必異稱其廟名者以其能不失

德也史記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初甘盤中傳說末祖已皆聖師高宗自立之地誠高矣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應天變其事不一格王正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 其先者也

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天監視下民其義為有常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而降年或永或不永天未嘗天之也民不作德故中絕其命天人相與之際誠難知也而其可知有常者如此耳

民有不若德不聽 順德則永不順德則不永今

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民乃有不順德而又不聽罪者然天必信其命不可欺也必正其德不可枉也其人猶不知儆戒乃反曰嗚其當如我何私其一己取必於天故以福為可儆而禍為可移是為不受命

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王之所司敬民而已民為天胤胤嗣也天

子天之元子也民其支庶也茲無非天嗣者使天子宗主之耳天之愛其子甚矣壽考安寧天實錫之人君誠能若天敬民皇建有極使五福均被則受福于天而何用豐昵祀哉王者祭天地山川祭社稷宗廟無非為民者昵猶褻也

不用常典則為褻傳說曰黷祖已曰昵一義孔氏曰近廟非夫子曰丘之禱久矣獲罪于天無所禱也秦漢祕祀之興豈為識君道哉豈足與言天命哉文帝除

祕祝令祠官勿私幾於道矣其後忽以方士之言置渭上長門五帝之祠怪變驟作與其平日所為絕不相似幸其覺早聞賈誼鬼神之對始自以為不如誼

而諸祠皆罷觀其遺詔則超然於生死之際矣漢秦以來人主不求神仙即與祕祀大抵畏死耳觀祖已非天民之語高宗疑若亦為祈長年者夏帝孔甲

好鬼神之事天降龍二三代以前常有此等事周官致天神致地祇致人鬼物

魁秦漢寶雞神光皆是然則雉不足怪也高宗固為能知鬼神之情狀者而獨未免以天壽二其心則害道此祖已所為作訓也理性命一貫之學也說命

三篇窮理盡性高宗之學精矣至此始能通於命而其道備是故學無止法

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仲虺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西伯戡黎序殷始咎周夏商之事皆然是必不能容也乘勝也黎今潞州黎城縣

商畿內諸侯祖伊臣名祖已後受帝乙子史記名辛天下謂之紂孔氏曰紂音相亂諡法殘義損善曰紂武王稱商王受受紂果音亂則紂非諡矣薛士家曰西伯武王說苑膠鬲稱武王為西伯紂使繼文王歟泰誓觀政乃乘黎也黎與紂同惡武王聲其罪而伐之以諫紂此所謂觀政也案文王獻洛以西之地於紂是則紂以前二伯地域自洛分至文王獻洛西地始自陝分其後周人因之黎在陝東非西伯所統治武王越陝入商畿內有所誅討蓋以動紂也故祖伊恐

###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

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

戲用自絕訖絕格至孔氏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著之皆無敢知其吉者紂罪多矣一語蔽之曰淫戲故天弃

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紂自絕于天故天弃之而猶不悛或酬縱或暴怒未嘗一

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古訓至大命不至謂亡紂火命胡不至也王亡其如我言史

記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皆作其奈何夏眾率怠弗協而後湯伐桀殷民罔弗欲喪而後武王伐紂此之謂時

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反覆

參列即日喪亡指汝為功會當有誅戮於爾國中者紂敗赴火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紂罪浮于桀故祖伊以為當誅紂不畏罪自反而委命於天蓋至於此則不復可救矣故祖伊以為即喪之候而武王誓師亦援此言之武王乘黎祖伊諫紂是皆有望其能改也而紂方無忌憚如此於是殷之賢臣或去或默或死而殷遂亡世謂祖伊之言直紂雖不改終不怒猶賢於漢唐中主殊不知自古未嘗有殺諸賢者紂實啓其端秦漢以後人稍習見之紂作僭逆道悖德武王行天討遂指以為罪紂忍於祖伊而不忍於比干不勝其恨至比干乃發耳世遂以祖伊偶不死為紂容德豈非過乎或曰乘黎而紂改過則何如曰是武王之心也須暇五年但自泰誓未出師以前紂若改過事輒不同聖人行事進退常有餘地也文武從來未嘗失臣節於紂聖人格天事業使武王能感悟紂紂改過君臣之際必當更有可觀羨里事亦可見方伊尹之放太甲事亦甚盛矣太甲思庸伊尹奉而還亳太甲方歸功於師保雷風之變成王自以為弗及知由是委國一聽於周公大抵聖人之所為不可以常人論也然紂自乘黎後其惡愈甚泰誓之師既出安可復在君位哉或曰祖伊言於暴君而其直如此非保身之道曰非也滅亡將至直言猶恐不入何暇婉乎幸其見聽耳不聽祖伊死何辭焉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亂微子紂兄名啓啓字賤不得嗣微國名孔子家

語微或作魏讀從微父師箕子紂之諸父為大師箕亦國名少師比干微子數諫不聽將去故告二師紂錯天命而亡比干諫而死微子抱祭器歸周存商祀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卒不臣周皆所以正天命也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

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厥德于下

順道而告之殷其弗或治正四方矣或之云者猶幸其能反也底致也湯致其功業遂陳列於上我我紂也今紂乃用沈酒酗管亂敗其德于下

好草竊姦完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

民方興相為敵讎

殷人無小大皆好為草野竊盜內外姦完貪縱成俗不奪不廢其卿士大夫相師為非度舍匿過致羣聚鬪略故遺失有罪不能常獲小民無所告愬方起而自相為敵讎是則禮義廉恥刑政禁防舉無可恃者必亡之證也秦漢隋唐其季世皆如此

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水無津涯沒而已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

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又告之意轉切矣吾憂而狂不能自制家居者亂欲

荒野今爾無指意告我我失道顛隳其如何哉微子有去意而未決與二公謀之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

荒殷邦方興沈湎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

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

詔

箕子亦順道而告之紂錯天命箕子微子之相告語必順於道事變不同道常在也天慘毒下災殃荒亂殷邦方起而酗酒不畏其所可畏咈戾耆耆長者舊有位之人殷民更甚無忌憚乃奪攘盜竊祭天地犧牲菜盛有司失職既不禁禦鬼神亦容其行食而無災咎蓋不復顧賴之矣下觀殷民所用治之者皆讎其民而斂怨鞭笞刑戮無所不用招召敵讎無有懈怠上下之罪合而為一多所脔削羸瘠無復有詔告其非者蓋至於此而其亡決矣色純曰犧體全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

為臣僕

商今其有災我起而諫之必受其敗商若喪亡我當為臣僕而猶恐無其所此言紂必死也紂存則為師保紂亡則為臣僕貴賤之異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

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詔我王子出亡以存商祀於王子義分為蹈道刻薄微子以母賤不

得立則商之薄也孔氏曰箕子謂我久知子賢言於帝已欲立子帝已不肯其說恐有所傳為商王元子而賢宜存商者也儻留而與之俱亡則商祀必絕雖我亦顛隳矣各務安靖度義審分以自獻于先王行遯非吾之所得為也箕子師也師不當死亦不當去商亡欲為紂臣僕紂死不得行其義分也少師無一語自見自必死也周官師氏掌以嫩詔王保氏掌諫王惡少師蓋如周保氏以諫為職也自必死何也以諫為職諫既不效君喪國亡而不死得乎紂雖不殺之則亦奉紂以死耳無一語詔微子何也尚冀其言之見聽幸而不至於亡也惟國未亡而去違難免身微子之事最為難處故與二公反覆之存商祀之契配天又七八百其獻於先王者如此故夫子皆以為仁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右商書三十五篇其十八篇亡

尚書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